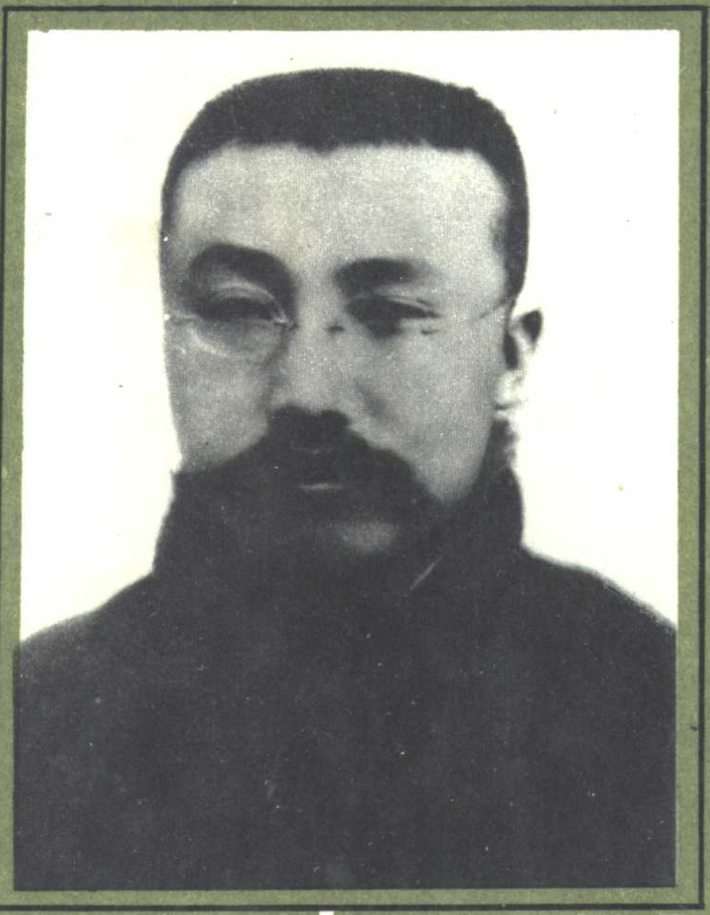

李大釗遺文補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文　章

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九日)……………………………(3)
欧文(Robert Owen)的略传和他的新村运动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日)……………………………(4)
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14)
目前中国教育界的困境(就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总辞职问题发表的谈话)(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17)
日本的武士道与国际的新伦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日)……………………………(19)
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21)
在女权运动同盟会茶话会上的讲话(摘记)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日)……………………………(26)
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27)
在"北京学生的读书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33)

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34）
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39）
中国内战烽起，经济崩溃，帝国主义者为减轻自身困难瓜分中国（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李琴华）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42）
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在大剧院组织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44）
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
（一九二四年十月）……………………………………（46）
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
（一九二五年三月）……………………………………（50）

书　　信

致霍例白……………………………………………（55）
致李泰棻……………………………………………（56）
致白坚武（摘要）…………………………………（59）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书………………………（60）
致守和先生（一）…………………………………（61）
致守和先生（二）…………………………………（62）
致守和先生（三）…………………………………（63）
致守和先生（四）…………………………………（64）
致吉野作造…………………………………………（65）
致枭翁………………………………………………（67）

致孙伏庐 ……………………………………………………（68）
致周作人 ……………………………………………………（69）
致周起明（一）………………………………………………（70）
致周起明（二）………………………………………………（71）
致梁瑞麟、吴亚男夫妇 ……………………………………（72）
致青云 ………………………………………………………（73）

联合署名文稿

《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译序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 ……………………………………（77）
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80）
为发起组织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81）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82）
介绍学生工作
（一九二〇年四月九日） …………………………………（84）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85）
非宗教者宣言
（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 …………………………………（87）
我们的政治主张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89）
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

的提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95）
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102）

题词·铭文·警语

杨增龙墓碑铭文 ……………………………………（105）
为吴弱男女士题词 ………………………………（106）
为梁容若题词 ……………………………………（107）
《晨钟报》警语 ……………………………………（108）

启事·布告

图书馆主任告白（一）…………………………（113）
图书馆主任告白（二）…………………………（114）
图书馆主任告白（三）…………………………（116）
图书馆主任告白（四）…………………………（117）
图书馆主任告白（一）…………………………（118）
图书馆主任布告（一）…………………………（119）
图书馆主任布告（二）…………………………（120）
图书馆主任布告（三）…………………………（121）
图书主任布告（一）……………………………（122）
图书主任告白（二）……………………………（123）
图书馆主任布告（四）…………………………（124）
图书馆主任布告（五）…………………………（125）
图书馆主任布告（六）…………………………（126）
图书主任布告（二）……………………………（127）

图书馆主任布告（七）……………………………………(128)
图书主任布告（三）……………………………………(129)
图书馆主任布告（八）……………………………………(130)
图书主任告白（三）……………………………………(131)
图书部主任通告(一)……………………………………(132)
图书馆主任布告（九）……………………………………(133)
图书主任启事（一）……………………………………(134)
图书主任通告（一）……………………………………(135)
图书部主任通告（二）……………………………………(136)
图书主任启事（二）……………………………………(137)
图书主任通告（二）……………………………………(138)
李守常启事 ……………………………………(139)

译　　文

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143)
精琦氏宪法论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146)
世界观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160)
国家与个人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162)
哀音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164)

附：李大钊传略 ……………………………………姚维斗(166)

文　　章

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本会之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既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

一九二〇年九月

《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署名：李守常

※ 这是出席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茶话会上的提议。会上决定将此提议，以李个人名义提出，征求全体讨论公决。——编者

欧文(Robert Owen)的略传和他的新村运动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Robert Owen 一七七一年五月十四日生于英国纽瑭 (Newtown) 的威尔史村 (Welsh Village)。行七。他的父母很体面，却是很贫苦。他零零碎碎地受了些公立学校的教育；十一岁的时候，为伦敦一个商人作徒弟。这时候，已竟显出使他后来作两大陆指导者的优良性质了，——一种非常的组织天才，不怠的勤奋，锐敏的分析智慧，同着丰富的同情心，卓越的人性的判断，勇敢，和那严谨整饬的品行。

他的实业生涯，是一个显著的成功。不到几年，他在伦敦便由从属的徒弟的地位，一跃而进于满却士特的领袖商店中的重要地位。他十九岁时，Drinkwater 聘他为满却士特纺纱工厂的经理。那个工厂，用五百个工人，Drinkwater 试验了他一个期间，就和他订了三年的合同；并允到了期限满了的时候，使他作工厂的组合员。

在这时期间，忽有一个很有财力的商人，给这个厂主以很有利益的组合营业的条件。但是欧文的前定的契约，是这计划的一个阻力，Drinkwater 决定无论如何，必废弃这个契约。他于是请欧文到公事房里，对他陈述这事情的颠末，请问他要什么条件解除这个契约，并且在这新管理人之下，给他一个地位，报酬任要多少均可。欧文早已预知这次会谈是为此事，已把契约纸带来，他听了 Drinkwater 这一番话，就将合同拿出，当面掷之火中，眼看着这贵重的契约据化为灰烬，以表示他无意和 Drinkwater 协同经营事业的意思，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再留了。经过这个枝节，不久他就和Charltontwist Company发生关系，这个公司依他的努力，发达到很繁盛的地步。

欧文虽在经营业务之中，也未尝漠然于社会现象地研究，到了此时，欧文已深印了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常常指导他一切行为，实际上已决定他的全生涯——这个信念就是："人是环境的创造物，他的性质并不是由他造的，是为他造的。"他说："人变成极野极狞恶的蛮人，食人肉的，或是很文明很慈善的生物，全靠他由有生以来所处的境遇。"他从这个理由得的逻辑的结论，就是："提高人的性质和习惯的唯一方法，乃在改善他生活在那里的状态情形境遇。"

他第一次实用他的学说，就在他那对于他所管理的

满却司特五百个工人的待遇。但因意外的事情，他不能不和Drinkwater 断绝关系，他的试验也不能不于著有成效之前受了阻障。

现在欧文想得一处稍广的田地，一八〇〇年的岁初，他在 New Lanark 底 Scotch Village 寻得了一块土地。一七八四年，著名的发明家 Cayid Dale 君和 Sir Richard Arkwright 在纽兰那克地方，利用 Clyde 河瀑流，创设了一个棉厂。一七九九年，这村里在工厂作工的人，和他们的家族，约有二千五百人。Dale 君是那厂的主要持主。此村可以表示出那时一个工业区域的模型了，约有五百个使用人，都是由爱丁堡（Edinburgh）慈善院募集来的儿童，曾经留养在一大劳动者收容所里，他们被送到工厂里来，常常在不过六点钟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时间，是由早晨六时起至晚七时止。他们那残存者中，有许多人是疲癃残废的。他们生理上，心理上，道德上，都有缺陷。工作是那样的繁重，报酬是那样的少，除去最低层的工人，没有成人者来在这个工厂里作工。这村非常的污秽，居住者都沉沦于残忍、酗酒、盗贼、奸淫中。有大多数积欠那贪鄙的高利贷者、酒食店主等的钱很多。欧文和他的伴侣们用六千磅，由 Dale 君手中买了这个工厂和全村的时候，那村的情形就是这样。

欧文以住居管理人的资格，有权力按他的理想，去

改善那村里的生活。他那时企图改造此村的大计划，第一步就是驱逐那些惯于以劣货索高价卖予工人的店主人，而代以优良店铺，把货物物值所值的卖给工人；移造酒厂和酒食店于村外；街上也弄清洁了；很愉快的住所，代替了老破的茅屋。

他决计不再收受那赤贫的儿童了，也不继续那Dale所订的教区契约了。他为工人的子弟们设立了幼稚院，又为全体设了许多于教育上方便的设备。

他废止了罚有过失的工人的制度，而以和气的劝告，矫正其弱点，幸而都告成功了。他自己愿缩小工作时间，增加他们的报酬。

改革的步步都很困难，各分部的监理人，都认欧文的办法为危险，竭力反对他的计划。更有令人悲观的，工人们也决不表同情于改善他们的生活的人，每年受无情的虐待，使他们成了不信实的人了，他们总疑他的计划背后，隐着些不好的意思（仇视他们的意思）。

到了一八〇六年，因美国对于粗制原料地输出，下令禁止，英国棉业地危机出现了，所有英国棉厂的工人，概皆停工，不知有多少千的工人，因此失了职业，流为饿殍。欧文当这个时候，却把他所有的工人，全留在厂中，虽然有四个月没有工作，而仍给他们全薪，金额达七千磅，这种宽大的行为，终于感动了他们，使他们确认欧文诚笃。自此以后，他们很信赖欧文，凡他所

创立的改革制度，他们没有不同意的。

现在又起了别的障碍了，在欧文所指导的改革，不至于减少该事业利益的范围内，他的组合员没有干涉过他，但是当他计划行那更为根本改革的时候，——那根本改革里，包含着一项需费较多的学校，和看护院的建筑与维持，——他们大起反对，向他严厉宣言，说他们和他共事，是为经营实业，不是为好善乐施。因为这些争端，欧文不得不二次变更组合员，并且有全被那有关系的多数持主排出于纽兰那克执行部的危险。

但是这富有策略而且慈善的实业家，很能够应付此难局。他预备一通报告，陈述纽兰那克各种事业的情形，关连于这些事业的人道的设施，和那对他的组合员的困难。他刊布这种报告，是为在好意的资本家间传布，在很短的时间，就有七个富有财产的人，——其中就有著名的法学家 Geremy Bentham——表示愿投重资于纽兰那克的事业，并且默许以百分之五以上的纯益，全部用于改良工人生活。

基金这样确定了，欧文乃买出他的组合员。现在他能自由照他的理想以行改革了，三十年内纽兰那克已竟改变到不能认识了，一个惨苦的村子，人口衰落污秽穷苦的生活，居然变成了一个健康、光明、愉快，男女和乐的居留所，好几千每岁来此参观考查的人赞誉不止的目的物了。

欧文的声誉隆起遍于文明各国，赞誉他的人里，也有君主，也有政家，也有各界优秀分子，一时成了欧洲口碑载道的人物。

但是欧文却不以此成功为满足，纽兰那克光荣的结果，使他那“人是他的环境的产物”的信念愈深，他现在由那个学理达到终极的逻辑的推论，——就是“假使在一切生活上物质的条件都平等，道德和快乐也必平等”的推论。欧文此时已由纯粹的慈善家，进化而为羽毛丰满的共产主义者了。

随着他的观念的变迁，他发了一种活动方面广大的念望，觉得纽兰那克是一个太小的地方，不足供他回翔了。他于是发了一大宏愿，想援助那全劳动阶级，他的余生就全贡献于他的理想的宣传。凡可以想出的形式，他都努力去作。

他早已承认工厂立法的重要，他曾起草了好多的救济和保护工厂工人的制度，有些依他的努力，已由巴力门通过了。

在一八一七年，欧文应救济劳工贫苦会委员会招请，请他陈述对于贫困增加的原因的意见，并筹救济的方案。在他回答该委员会的报告书里，他曾开陈一种意见，就是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面，劳工生产力的增加，使工人阶级的地位降低，是不能免的事情。进步机器的发明，驱着千万工人失了他的职业，起一种拚命地维持

生活的竞争，这样竞争，更足以使工人生活的单位愈益低降，这个现代产业进步的悲惨，且不能免的附随物，没有弥缝一时的方法可以防遏的。

欧文想了一个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主张设立基于相互协力的产业社会。这个社会包含的人数可以由五百人至千五百人，他们常能自己生产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物件，会员必须住在鲜明而有趣味的房舍，四围绕以明秀的花园，产业须由这些男子大规模的管治，女子专治家政和教育小儿的事情。

这个计划，提出于该委员会，就被拒绝了。他们以为这太偏于理想了。可是欧文的意志一点也不受挫折，他是继续宣传他的理想，或在公会演说，或向私人劝励，总是不懈。

他是一个真实的空想家，他专心去诱劝那些权富的人的慈惠精神，也曾对俄皇尼古拉献过策，也曾向Aachen（普国一都会）的统治权者宣传过他的理想，自然都和对那委员会一样没有效果。

欧文决计自己实行试验他的计划，很留心得一个方便的机会到了。一八二四年，他晓得那Rappist在Indiana经营的居所有意出售，他的意思立刻决定了，他就把那个地方合一切东西全部购买了，这年他便亲身渡美去监视这个试验，他在美洲的新村运动的情形，后当一一详述。他的新村试验，很起众人的注意。他在美洲

别的活动，共产主义学说的宣传，却因此常为人所轻视。但是他的宣传也很与当时的人以重大的影响。

他初到美洲的时候，曾公布他那苦心经营的新村的模型。在美国诸大城市举行过多次的演说，都是关于他愿讲的题目，他曾发见市民的智识阶级中，有多数很注意的听讲者。

他在华盛顿众议员馆开过几次讲演，大总统，大总统选举人，合众国高级法庭的法官，多数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等均在座。

New Harmony 村失败后，他曾三次渡美，每次都是为的宣传社会主义。在一八四五年，他在纽约召集了一个国际社会党大会，但此事终于没有什么意味。一八四六年，他在A lbany，对着纽约的宪法会议，说明人类性质的造成的道理。

前世纪二三十年间，有些欧文派的新村，设立在英伦、苏格兰、爱尔兰的各处，但是都比不上在美国的成功。

新村试验的失败，丝毫不能挫那百折不回的改革家的勇气。在一八三二年，他又热心经营一个新企图，就是劳动交易平衡银行，Equitable Banks of Labor Exchage。欧文说，物品中所含平均人力的量，决定那物品的价值，设若一切物品都按此单位为生产者所交易，资本家当没有在产业界商业界的地位；工人当能保留他的劳力的

全产物。为行这个理想，在伦敦设立了个平均劳工交易银行。他的办法如下：各有用物品的生产者，均得携其生产的物品，来和银行有关连的物品陈列所，换受一种银行发出的券，代表和那物件中含有的劳工时间相等的劳工时间数目。用这种券，可以购买物品，陈列所里的别的物品，其价值也按生产时在他上消费时间计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银行专管物品交易，而受整理物品的生产，无论什么物品，拿来都要受下，不注意他的实际上的需要如何，结果是所有有用的物品，不久为人购买一空，物品陈列所徒屯积些不需要的物品，所以这衡平劳工交易银行歇业了。

那时欧文已经过了六十岁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多年为工人阶级生活，在他的影响之下，Association fo all Class and Nations 的团体组织成功了，这个团体一时于英国政治上很有势力。一八三九年间，他的会员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当英国工联第一次开国民大会的时候，欧文做了会长。

欧文死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七岁。他一生的企图，虽经过很多的失败，但是也有很大的成功。他是幼稚院制度创立者，他是创立工场法的第一人，也是扶助协力团体的第一人，有许多现代社会党运动学理和情状，他都曾有先见之明。

他有四个儿子，都成了美国的市民，都在他们选择

的职业上著有声誉。Robert Dale Owen 颇能继乃父之后，在此土大张乃父的学说，他曾一时在美国政治上占优越的地位，两次被选为国会议员，于自由学校的制度和妇权运动，都有真大的尽力。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批评》半月刊第四号

署名：李大钊

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的中国能否即刻实行社会主义，这件事目前已经成为议论的中心问题。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认为这是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有人认为历来的借款多用于政界，而最近成立的四国新借款团已决定将借款用作实业方面，这样既可不使政界发生骚动，又能使我国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反对这种说法。如前所述，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

※ 这篇文章原载1921年1月27日《新支那》报（日文），1986年由韩一德译，刘多田校，刊于1986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编者

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要使人们了解为什么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并进一步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就是说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有一个过程，掌握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然而我坚信，将来是必将要进入这一步的，这是最终而且必须达到的目的。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采取怎样的手段才好，也是比较困难的问题，为此本校有志诸君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我想本会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方法问题。我也是这个研究会的一名成员。本会于去年冬季成立以来，曾邀请罗素博士作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此外在社会上还没有进行什么活动。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但在现阶段应着力介绍优秀书籍，组织编辑研究丛书，作为它的第一编已出版《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书（本书为卡尔所著，以“基尔特社会主义发凡”为题，引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乙种丛书，由郭梦良、徐六几两君翻译，书价大洋一角。目前正在翻译中，今后将陆续出版的书籍还有数种。

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除此之外，尚有新青年丛书第一编，社会主义史第三编，哲学问题第五编，到自由

之路哲学研究小丛书第一编，共产党宣言第二编，资本论入门及改造的原理等。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新支那》报

署　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目前中国教育界的困境※

（就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总辞职问题发表的谈话）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由于经费断绝，教学无法维持，北京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于三月十四日开始总罢课，至今已经两月有余了。在这期间，虽然政府和“教联”①之间多次交换意见，均未取得结果。最近政府方面声明，只有各个学校从速开学上课，才能支付拖欠的经费；而教职员方面则认为政府言而无信，只有发放拖欠的全部经费，才能谈复职开学问题，遂导致了作出总辞职的决定。

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李守常以极忿懑的心情谈到这次事件的经过，他说：北京的专门以上学校，即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 这篇文章原载1921年5月22日晚版《新支那》报（日文），1986年由韩一德译，刘多田校，刊于1986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编者

① “教联”的正式名称为“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该会的主席为马叙伦。在马叙伦生病和被军警打伤住院期间，李大钊被推为代理主席。——译者注

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八校的教职员由于政府连续数月拖欠经费，在已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经各校教职员联合协议的结果，不得不于三月十四日起停止上课，静观政府的态度。在此期间，政府方面曾以种种口实强迫学校开学，但直到目前政府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无诚意负责支付所需要的经费，这种情况已越来越明显，同人迫不得已才作出总辞职的决定。

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政府毫无诚意，纯属万般无奈。在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负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新支那》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晚版

署名：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李守常

日本的武士道与国际的新伦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我们一度到日本，便联想及于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武士道”与“大和魂”，可以说是日本的国粹，日本民族的精神。日本民族所以能在世界有现有的地位，全靠这种的精神。

“武士道”、“大和魂”的精神，究竟是一种甚么精神呢？明了的说，就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扶弱摧强的精神，为公家牺牲个人的精神。日本人有这种精神，所以能爱国而为国死，爱恋人而常至于情死。日本的社会，所以常有壮烈康慨的牺牲行为，刺激一般人的精神，使之感奋兴起。过去数十年的国家主义之所以成功，全是这种精神的产物。

但是自从前的日本人，只把这种精神限域于自国以内的社会伦理，没有把它发扬光大应用到国际的社会伦

※ 这篇文章李大钊于1921年12月2日撰写于北京，1922年1月1日发表在20年代的日本杂志《东方时论》上，以中日两种文字同时发表。1981年5月由陈万雄考订，发表于香港《抖擞》杂志第44期。 ——编者

理上去。换句话说，就是从前的日本人，发扬这种精神于爱国的行为的地方多，发扬于爱人的行为的地方少。甚至把这种精神恶用了。我很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日本人一定能把那“武士道”、“大和魂”就是任侠好义、扶弱抑强的精神发扬光大，应用于国际的生活，使之不至再蹈恶用的覆辙，以实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国际的新伦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日于北京）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
《东方时论》第七卷第一号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只要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还要受资产阶级意志统治的这种时代继续存在，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的正是这种由资产阶级时代向无产阶级时代转变的历程，也可以说，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

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虽然还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最近时期内的表现就是拥有两万多名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坚持罢工三月有余的香港海员罢工同盟。在工会组织还不够发达的中国，香港海员工会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成员，握有如此丰富的基金，并且一旦向资本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条

※ 原编者按：“最近中国也已建立起工会等组织，以至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劳工运动，为此我们访问了中国劳工问题专家、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氏，请他就中国的劳工问题的现状和未来，谈了如下意见。（昏迷生）”此文原载于1922年8月12日《北京周报》第8号。1984年9月由韩一德译，穆传金校订。——编者

件，就不管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和苦战都要坚持斗争到底，有这样一种集体团结力量，加上每个罢工成员那种团结心和坚韧力以及由此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都将会直接间接地给中国各地的各种团体以强而有力的鼓励和支持。

这次罢工之所以能够实现工人的斗争目标，固然是依靠了香港海员工会本身的力量，然而不容忽略的是，对于初次举行的这样大规模的同盟罢工从一切方面即物质的、精神的等等方面所给予的支援也是必不可少的。仅举一例来说，即使是尚处于分散状态的小组织林立，很不容易取得一致行动的上海各个工会组织，也极力劝阻了准备取代香港罢工船员的工人赴港。与此同时，各团体还几次募集捐款以支持海员罢工的持久斗争。京汉铁路的工会组织，尽管与香港远隔两地，也凑集了工资的几分之一作为捐款送往香港，还有些组织或派代表前往声援或筹集捐款给予资助，其数目之多已达惊人程度。这一次香港海员罢工的成功确实是与海员工会的团结力量和全国各团体的支援分不开的。因此香港海员工会的胜利，将会给当前在工人中方兴未艾的工人联合的思想——即使面对具有绝对势力的资本家，只要依靠团结的力量总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那种工会主义思想，增添巨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完全可以相信它必定会促进各地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关于海员罢工暂时就说到这里，现在再来看一看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情况。

就当前看来，不管怎么说，工会组织要属长江流域和广东一带比较先进，至于北方，几乎见不到象样的工会组织。上海的工人团体拥有的人数虽然相当不少，工会的数目也非常之多，不过这种小团体的分立的状态，一旦需要采取共同行动时就有许多不灵便之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小团体的分散存在，又会有利于工会组织和团体运动的发展。

再看广东的工会，这是中国工会团体中居于先进地位的地区，这里不仅有一般的机械工人工会等，而且还有茶业工人工会、木工工人工会、女界职业运动会等。广东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中国工人最先采取强硬态度的罢工，由此难免使人想起，先前在上海被查封以后又搬到广东，因此而迟误了三个多月才出版发行的《新青年》等，它所主张的思想对促使这次罢工的迅速发展和采取强硬态度所发生的某种影响。

长江上游①的汉口，工会组织也有相当的发展。不过象本月二日发生的男接线员为排斥女接线员而举行罢工一类事件，若从一个方面看，有人可能认为这反映了

① 应为中游——译者原注

工人运动颇为幼稚的思想水平，此等行为只能对资本家有利；其实，这种看法不过是一种片面和表面的观察方法，因为不论是汉口的排斥女工、还是广东的男工反对雇佣女工等，都有力地说明了职业妇女出现的事实。只有通过这一事实才能增强妇女对职业的强烈观念，才能培养出维护团结的精神，所有这些都是促进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历，也只有如此，才能加速妇女职业团体的建立和日益增强其团结的力量。

在中国的北方，由于工业不发达，可以说工会组织，还没有一个达到值得一提的程度，能够勉强列举出来的不过是京汉线、京绥线及其他各条铁路线上职工的工会组织。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除开上述铁路工会之外，在天津、北京就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会组织了，尤其在北京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工会组织；然而随着工业的逐步发展，职工人数也会随之增加。他们的知识也在不断增进，必然会感到组织工会的必要，随着也就会进一步地知道团结起来提出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事，从而工会组织的不断增加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开展，自然地必将获得日新月异地发展和进步。

以上意见是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参考，单靠记忆所及说的，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写出

更详细的意见。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北京周报》第八号

署　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守常

在女权运动同盟会茶话会上的讲话（摘记）※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贵会进行，宜首先注意下列三项：（1）要求撤废治安警察法；（2）要求选举法中列入女子；（3）希望劳工保护法内加入女工保护之规定。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

《晨　报》

署　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守常

※　这是李大钊在1922年8月13日参加女权运动同盟会茶话会上的发言。是从1922年8月14日《晨报》报道该会开会情况中摘记的。　——编者

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在上海最先会见了孙文先生，孙先生首先从北上问题谈起，他认为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我之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对中国处在如此混乱状态之下的这种局面，我时常在考虑解救它的方法，我以为应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这是促进统一的最好方法。我决不承认现在这样的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

※ 原编者按：李氏利用暑假游览上海、洛阳等地，会见了孙文、陈独秀、吴佩孚及各地的工人等，于12日夜返抵北京。翌日他向访问的记者就与孙吴两氏会见时谈及中国统一方策问题发表了下述意见。本文原载于1922年9月11日《北京周报》第33号。1984年9月由韩一德译，穆传金校订。——编者

应当一面采取集中兵力于中央的办法，一面扩大县的自治权力，从而削弱现有督军的权力。

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总之，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

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之后到了洛阳。回到这里后听到种种风言风语，说什么奉直还将再战，吴佩孚要移驻郑州等等，但在洛阳期间一点儿也看不出有这种迹象。至于移兵郑州一事，将来怎样无法预测，但在近期内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动静。眼下吴氏正在热心地实践他那前些时刚刚公布的兵工政策，早上五点前就全体起床出动操练到七点，然后再到附近的山上植树。吴氏说：如果孙文先生肯出任兵工会的会长，那么他自己愿意担任副会长，率领现有的数十万士兵开到大西北新疆青海一带去开荒种地。另外，孙吴两氏还就前几天报上披露的、近日刚刚收到的徐树铮致吴佩孚论述统一方策的信谈了

他们的意见。

下面将就此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联省自治或联邦制度，作为制度本身不一定就不好，然而象现在这样有督军在各地实行割据的情况之下，要想直接实行这种办法那是行不通的。首先在中央必须备有强大的兵力，然后依靠这种力量削弱各省督军的武装，与此同时还要承认县的自治权力并不断发展这种权力，这才是最上策，在这一点上孙吴两氏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当一接触到如何向中央集中强大的兵力，又如何去削弱各督军的权力时，就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了。现在我国的形势与日本相比较，很象明治维新当时的状况，不过日本当时确实有过真正的军阀，这就是被称为长州、萨摩这样强有力的藩主，这些藩主协同一致推翻幕府，也就是推翻了支持军人的那些藩主，把国家政权从"武家"手里夺取过来。但在我国并没有这样真正的军阀，在现有掌握兵权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把政权从军人手中移交给人民，把自己也变成人民中的一员参加进去。看来，我国的现状倒不在于因有军阀而苦恼，苦恼的倒是没有真正好样的军阀。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没有这种真正的军阀，倒可能相对地加快统一的步伐。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我国能称得上是军阀的人们，即那些被称为督军、师长的人们，都不是真正的军人，只不过是一介商人而已。一个普通

的商人只能从倒卖商品中取得盈利，而督军之类的特种商人，却是通过培植个人权力和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收取苛捐杂税的办法谋取私利。因而对他们来说，维护权力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其真正的目的是用所占有的权力谋求个人的利益。倘若一般的民众都觉悟起来，使他们觉得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捞取利益了，那他们就会马上离开那个职位，就象王占元之流，当他把数百万（据传如此）家产弄到手之后，一旦发觉再象以往那样捞钱已十分困难时，便立即离开了他的职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只有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各督军等盘剥私利，这才是削弱督军权力最有效的方法。不过发动民众并不那么容易，这里也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用财政手段使督军失去养兵的力量。向来只要中央政府的财政稍有结余，就被各督军取走，所以不管有多少钱中央总是要陷在财政艰难的困境中，加上因各省督军的权势不见削弱，因而各国虽然几次答应贷款，仅只停留在反复表态上，据说大宗贷款是不会答应的。现在已与几年前大不相同，只要中央能有数千万的收入，把各督军的兵力集中到中央手里是不难办到的，就是说现有各督军，凡他们自己所能筹集到的军费都由自己筹集，每个师团都要有几个月以至十几个月的缺额，如果明确规定这些军费由中央来支付，那么各地的士兵必将拉起队伍向中央集中，到了那时，各地督军会不会因害怕自己兵员的减少去谋求

军费自给来挽留其兵士呢?正如前面说过的,各督军既然作为一介商人而存在,就决不会把已经装进腰包的钱再倒出来。假如今后督军割据的状态再继续十几年,那时的情况会怎样虽不可确知,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一些督军由于深知自己将会当不成军人,所以绝对不会把中饱私囊的财物再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各督军的兵力自然要向中央集中,地方的兵力必然逐渐削弱。一旦兵力被集中于中央之时,就可以对其一部分加以真正的军事训练成为中央的军队,而将其余的大多数用于开垦矿山等使用,这样一来统一也就自然形成,剩下来就只有东三省和广东的问题了。可以想见,只要中部地区的各种力量都集中于中央一处,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能与之相抗衡。然而实行这一计划如果没有数千万元的资金也就只能作为一纸空谈而告终。我们应当采取的,只能是逐步实施的办法,必须首先唤起民众的觉醒,然后还必须依靠民权运动的力量来削弱督军的势力。目前各地的工会组织已在考虑这一问题;商会、农会等虽还未形成公开的运动,但由于各地捐税过重,又都深受军人之害,只要对此持反对态度,运动一经发动,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把督军们赶下台。而且由于各地深受军人飞扬跋扈之苦,都深切期望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出现,世界各国也都盼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些希望之变成现实,也许要花费一些时间,但统一政府的出现已是必然的明显的

事实，我们应为它的出现而努力。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北京周报》第三十三号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在"北京学生的读书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北京成立的团体很多，却向来没有读书团体的组织。这会实是应着需要而成的，且这会宗旨以根据学理研究实际问题，则以前所谓主义与问题之争，也可由此会解决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京报》

※ 这是出席北京学生的读书会发表的演说。李大钊被该会聘为导师。

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自政变以来，有相当多的议员往上海天津去了，其准确数目虽不得而知，但在北京召开宪法会议却似乎已成为泡影。有些人以为，滞留北京的议员都早已被违背国民意志的直系收买了，如若在上海召开国会，有可能代表人民意志。然而依我所见，不论是跑到天津上海的、还是留在北京的议员，无一不是被收买了的，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民意的。留在北京和跑到天津上海两者之间'只有被直系所收买或者被黎派、段派、张派所收买的区别，而在依靠金钱支配行动这一点上则毫无二致。因此我断言，不论是在上海天津的，也不论是在北京的，现有这些议员没有一个是民意的代表者。

这些议员自民国元年被选出以来，在这十余年当中

※ 原编者按：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并根据南方各地形势的变化，亲自观察了上海总商会对时局的态度和全国工会救国大会的情况的李守常先生，最近对时局发表了独到的根本性的评介。本文原载于1923年7月22日《北京周报》第74号。1984年9月由韩一德译，穆传金校订。——编者

的所作所为，无非是竭尽全力愚弄国民，要尽花招营私舞弊罢了。如果让国民毫不掩饰地谈他们对现有议员的感想的话，他们必定会说，对于如此极端违反国民意志而到如今仍然坚持这种态度的议员们，国民是不会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代表的。多数国民之所以对这些议员在做些什么并不关心，是因为议员与国民意志之间存在很大距离的缘故。因此，即使在北京的宪法会议开不成；或者在准备去上海、杭州直系统治不到的地方去召开这种会议的所谓南方国会案同样告吹之时，这对大多数国民来说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综观前些时在上海召开的两个会议，即上海总商会临时会议和全国工会救国大会，全国工会救国大会虽然通过了敦促国会南迁和动员全国人民组织民意政府等种种决议，但是仅仅有此两项决议，即使能够敦促国会南迁，但究竟能否根据国民意志建成民意政府，人们不加思索即可作出判断，因为这个会议本身就是被许多政客操纵的，它的决议极不彻底，因此并无任何权威可言。我认为在他们的十项决议中，除二三项以外，其余都是违背多数工人意志的。

与此相反，上海总商会由于近来逐渐吸收了可靠的新思想，所以在其决议中还可以看出一些民意来，这就是宣布不承认非法摄政和曹锟的大总统资格的同时，又作出了国会议员不能代表民意而其一切行动都是无效的

决议，这证明了总商会在最近时期内确实有了新的觉悟。目前在我国，军阀之害固然严重，政客之害也不能说轻，因此我们如不在反对军阀的同时也反对政客，就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

关于今后的问题，总商会只说要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来讨论进行的方法，而对这个民治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具体细节并没有做出一字交待。如果让我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既然国会议员诸君早已不是民意的代表者，他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开会，也都不可能算是国民的代表机关。所以当前必须着手组织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这个机构究竟由什么人来组织才最合适呢？只有由全国的商会、农会、工会、学生会及其他团体中推出适当人数来组织，才是唯一的途径。有一部分人主张由各省的省议会推出代表来组成，它的建立也就比较容易，而且，各省又能无遗漏地选出代表，这是最便当不过的了。然而所谓省议会本应是维护各省本身的利益的组织，换言之，它必须是为本省谋求利益的组织，但实质上却与这个本来的目的相反，而多为各省有势力人物所支配。例如直隶省就要受曹锟等所左右；湖南的省议会则是由赵恒惕的部下组成的。因此，各省省议会的现状都极为混乱腐败，它和根本违反国民意志的国会没有任何区别，因此还想要由省议会推出代表组织新的什么会，那就必定是一个纯粹反对民意的机构。我们要想组织真正代表

民意的机关，就应当从根本上着眼，即必须由商会、农会、工会等的代表来组织。

然而，也许有人认为，你所说的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自己也完全承认，我刚才说的真的就是一种理想。不过迄今给政界带来如此混乱的正是现实之中的实际发展而来的罪过！因为人们若想实际的而又迅速的实现点什么，就必定要去依靠有一定实力的人，但是那些有实力的人们却马上会靠他的实力为自己创造方便捞取好处，于是终于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境况。所以为了匡正这种混乱状态，哪怕会面对怎样的迂回曲折，遇到怎样的重重困难，除了奔向理想之一途别无他路可走，而由商会、工会、农会及其他真正代表人民机关的代表来组成治理全国政治的机构虽是困难的，然而毕竟是已朝向那个目标在向前迈进着，这就是既有由商会出面联合全国各地的商会，为筹建这种组织正在尽心尽力；又有去年成立的民权同盟会也在朝向这个根本目标开始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还有去年重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决定排除政客，集中真正愿为国民尽力的战士而进行活动。上述商会、民权同盟会、中国国民党等的运动虽然发动得很晚，然而毕竟是已在进行过程中，可以想见在几年之后，必定会组织起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因此关于今后政治运动的发展趋势，如果用一句话来评断，那就是：广大人民必将在这场运动中把一直欺骗人民、代

表军阀政客私利的政治权力夺回到人民自己的手中。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北京周报》第七十四号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①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记者："据传苏联发放大量的宣传费资助贵国的激进团体……。"

李答："这种情况在最初几年也许有过，但在目前大体是没有的。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

记者："对加拉罕的欢迎盛况空前，学生各界的热烈程度在日本等地是见不到的。"

李答："也许由于以民众为基础的劳农政府所实行的主义，在接触到新鲜空气的人们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的缘故。"

※ 这篇答记者问，是1923年10月李大钊接受《报知新闻》，（日本国内报纸）记者特派员古庄采访时的谈话。原载1923年10月20日《报知新闻》，1986年由韩一德译，刘多田校，刊于1986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编者

译者原注：① 本篇为该报"中国现状"系列报道之八。

② 佐野，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20年代与李大钊、张太雷等结识，并与李大钊同时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记者："您知道早稻田的佐野[2]教授吗？有种种传闻说他要到贵国来，或者到俄国去，这方面您能说点什么？"

李答："这件事实在可悲，不知何故日本的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不能以自由的态度对待学术权威，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佐野君很可能移居俄国，他如有意到中国来，我表示衷心地欢迎。

佐野君和大山君[3]在日本如处境困难，随时可以到中国来，我校将给予优厚的待遇并可从事自由的研究，中日间教授的交流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记者："很羡慕贵国思想团体的活动，从教授到学生都可以自由地走出书斋到街头进行实际活动。"

李答："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虽然是自由的，可是如果多少触犯到军阀，就是说写了或者说了对军阀不利的事，立即就会让你遭殃，到那时候就根本不讲什么道理了。但是我们主张要为最后推翻军阀斗争到底的。因此这不过是一种间接的、限于思想上的、难以想象那种程度的"自由"而已，一旦具体涉及到曹锟如何，吴佩孚如何，对现实问题稍有指责，刊物就会马上遭到查禁的。"

记者："您对日本的对华态度有何感想？"

李答："现在贵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同一步调

---

③ 大山郁夫，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时的老师。

侵略中国，这对贵国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我相信贵国总有一天是会醒悟的。”

记者：“您对贵国的将来抱有怎样的理想？”

李答：“与大多数人民一道，为推翻欺压人民的军阀和机会主义的政客，把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除此别无他途。中国国民党要排除军阀、政客，集合真正为民国奋斗的战士展开活动，为消灭现在的军阀政客，首先必须提高整个国民的知识水平。现在的议员自从民国元年当选以来，除了靠金钱支配行动，就是愚弄人民；虽然在一部分省的省议会选举了议员，但其腐败混乱的程度与国会没有什么不同。根本的改革，必须由全国的商会、农会、工会的代表组成议会，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使多么困难，也只能为这一理想而奋斗，此外别无真正能够挽救民国的出路。如果只图简便易行，那就只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对那些只顾私利私欲的军阀、政客，我们比什么都憎恨。”

（李氏早年留学日本，现在国立北京大学法科教授，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政策”等课程，担任着各种思想团体的顾问和会长，常以刊物和其他形式发表自由研究的主张。）

中国内战烽起，经济崩溃，帝国主义者为减轻自身困难瓜分中国※

（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李琴华）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目前，在中国正进行着由帝国主义分子策划和支持的内战。在华北和华中，由英美资本家支持的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集团正在同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张作霖和段祺瑞集团进行着角逐。

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控制的华南，英国资本家正在帮助反动将军陈炯明（同时他也得到直系军阀的支持）进行着反对孙中山的斗争。正是这个英国资本家还组织了并且正在支持着称之为“纸老虎”的法西斯部队，其头子是英属汇丰银行代理人中国商人陈廉伯。

应当说孙中山在南方的政策至今仍是不明确不清楚

※ 这是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接受《莫斯科工人报》记者访问的谈话。—— 编者

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就在不久以前，他甚至打算在“纸老虎”的军队中寻求支持，他出席了他们的阅兵式，并且还向他们献了旗。最近的事件彻底揭穿了外国资本家的阴谋诡计，这也促使了孙中山本人去到工农群众当中寻找真正可靠的立足之地。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向工农大众解释清楚国内战争的起因和意义，竭尽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以进行阶级和民族的决战。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莫斯科工人报》
署　名：李琴华

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在大剧院组织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用来表演的大舞台。中国人民在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中国农民丧失了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已经沦为流氓无产阶级。目前的境况十分危机。有的农民进了中国的工厂，有的去当兵，现在就成了军阀们的工具，还有的跑到了国外，因为中国的工业还很不发达。

你们都知道，现在各种军人省长之间都在你争我夺，然而，这个斗争不只是军人省长之间的斗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日本一直在帮助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英国和美国则支持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不过，尽管有这两个以及更多的军阀集团之间的斗争，在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在不断地增长和扩大。

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年轻的中

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分子。

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你们，莫斯科的男女工人们，组织起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共产国际就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奴隶所进行的解放运动的核心。

在莫斯科，我们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愿你们积蓄力量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定会争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署　　名：琴　　华

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

（一九二四年十月）

中国的群众已经在国际帝国主义沉重的压迫下生活多年。在中国，最富于侵略性的是英帝国主义。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英国人控制了海关，他们把征收海关关税当成了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压迫的工具。目前，征收关税这条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扯不断的锁链已经导致了国内财政和经济的彻底崩溃。农民丧失了土地，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饱受着失业之苦，当第一生活必须品涨价之时，更是加重了人们为生存而斗争的负担。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失业者不得不离开中国奔走天涯，流落到日本、欧洲、美国，在这些地方资本家就利用他们的无组织性和廉价的劳动来破坏本国的工人组织。至于留在国内的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业工人，他们除去当兵或者当土匪，为军阀集团和土匪头目的狭隘利益去卖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出路。吸血成性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了

※ 这是李大钊在苏联写的文章，发表于《红色工会国际》第9—10期。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懂得谁是敌人，懂得了世界革命。——编者

犒赏中国的军阀和土匪，秘密贷款给他们的头目，并把军火武器运进中国。

在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扩充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极好机会。但是美国不愿意把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让给日本，极力与其争夺。当得知日本依靠皖系和奉系军阀的时候，美国就开始支持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军阀，怂恿他们去反对日本走狗。只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吴佩孚才击败了皖系和奉系军阀。后来，美英帝国主义又联合起来支持吴佩孚，帮助他击败了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他们不仅把武器供应给吴佩孚和背叛孙中山的将领，而且还帮助陈廉伯，开始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堡垒广州组织法西斯运动。

因此，目前在中国进行的内战是美英帝国主义支持吴佩孚进行军事冒险的结果，也是美日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反映。在内战期间，帝国主义者在保卫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借口下采取联合行动，以便在由他们支持的、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内乱中取利。所谓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已完全撕掉了自己的假面具，狂热地支持自己的法西斯代理人，公开地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政府。由于帝国主义者的互相倾轧，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究竟中国目前的内战会持续多久，暂且还很难说。

所有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军队，当然都是由失业的农

民和工人组成的，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不得已去当了兵，去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利益卖命。城市中的工人、乡村里的农民被强行拉去当兵，被强行赶上前线。直系军阀控制区内的铁路工人受着尤其残酷的迫害；这里我们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吴佩孚就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枪杀铁路工人的罪魁祸首。由于害怕发生反对自己集团的罢工运动，他逮捕和解雇了所有同工会有联系的人。产业工人的境况也很不好，帝国主义代理人给予他们的只是死亡、恐怖、压迫、饥饿和强迫他们去当兵。

但是，在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懂得了谁是使他们堕入深渊的祸首，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民族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责任；他们懂得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必须取得有利于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取得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工人们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

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领袖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在他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他们所组织的法西斯运动的斗争中，他应当依靠农民和工人。广东工人已有一部分武装起来，革命政府也向全体中国工人发出了号召，请求支援。这是在反对自己阶级敌人斗争中号召工人武装起来的第一声号令。

当英国所谓的工党政府对广州进行干涉的消息一经

传开，苏联就立即有数十万工人在“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下团结起来。英国、法国、美国的工人也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这一运动。这样，工人群众就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向国际帝国主义宣战。中国工人的党——共产党及中国全体工人，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队。

一九二四年十月

《红色工会国际》杂志第九——十期

署　名：李琴华

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

（一九二五年三月）

蒙古民族，在辛亥以前，与汉、回、藏各民族同受压迫于满洲民族宰制之下。满洲以一民族专制的政府，外既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全中国，内复以种种手段防制境内各民族的政治自由。其对蒙古民族，纯用藩属政策，以笼络其王公及喇嘛，沦蒙古民族于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蒙古王公的封建制度，喇嘛教的愚民剥削四重压迫之下，而未由解脱。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民党虽曾努力于国内诸民族平等的结合，终以国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专制余孽的军阀相勾结，妨害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国内军阀遂得把持政权，复燃中国旧日帝国主义的死灰，于是蒙古民族仍不免受与前日相同的压迫，或且更甚。民国十年顷，俄白党余孽谢米诺夫及恩琴等为赤卫军所击败，一部分逃入蒙古境内，与志图侵略满蒙的帝国主义者相勾结，蒙古民族又大遭其蹂躏。嗣后俄国赤卫军为肃清危害俄国革命政府的白党，不得不派兵入蒙，驱逐白党。蒙古国民党因得乘此

机会，建立民族的政治机关。三年以来，基础渐臻巩固，更因活佛的逝世，把王公制度根铲除，至是蒙古的解放运动，遂与中国国民革命的潮流相接。

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手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里说："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申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与蒙古民族结合，即以此数语为枢纽。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即以此数语为汇归。忆当去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蒙古国民党代表耶邦丹藏先生，特至广东，以中国国民革命与蒙古民族解放间的关系诸问题，与中山先生为同志的商榷的时候，中山先生早已诚坦的把他的民族主义表现于上述两个重要文件中的精义，亦就是中国民族对于蒙古民族真实的友谊与诚意，经由蒙古国民党代表陈布于蒙古全民族之前了。这样看来，中蒙两民族间的自由联合，兄

弟似的协和辑睦，早已建立在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与蒙古国民党所领导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归趋一致的一点。

本月六日，苏联大使照会北京执政府，声明已得蒙古当局之同意，先撤蒙古境内的赤军，希望中国与蒙古人民，藉和平的了解解决两兄弟民族互相关系的问题。吾中国民众于感谢并谅解苏联之尊重中、蒙两民族的自主自决，渴望中蒙两民族的自由联合外，并宜认明此为两民族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提携共进的良机，而严密的监视顽暴军阀之以旧日藩属征服的手段，施之蒙古民族，以防诱起国内民族间的嫌怨与纠纷，而为虎视于旁的帝国主义者所利用。中国国民党谨遵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遗训，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愿与蒙古国民党共为两民族作自由联合的介绍。两民族的民众，盍兴乎未！

一九二五年三月

北京《民国日报》

署　名：李守常

书　信

致霍例白※

例白吾兄如握：

卒业试验已竣否？弟抵沪以来，劳于酬应，未能裁笺候问，殊以为歉。此间自溥泉公①来，各派意见消融无间，裨益大局匪浅鲜也。昨济公②接川陈二庵③电云，川决于箇日（二十一）宣布独立，湘亦不远，而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④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看此情形，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⑤张⑥与冯已隐成敌国。传闻袁氏⑦备战甚急，此则雌雄之决，仍非出于一战不可也。综述近况，以慰远怀，匆匆不尽。

潘兄均此不另

泽民属笔问候

弟

钊

※ 此信写于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写信给在日本东京的友人霍例白，综述国内反袁斗争的情况。——编者，下同

① 溥泉：即张继，字溥泉。

② 济公：即汤化龙，字济武。

③ 陈二庵：即陈宧，字二庵。北洋军阀。

④ 冯：即冯国璋。北洋军阀直系首领。

⑤ 倪：即倪嗣冲。北洋皖系军阀。

⑥ 张：即张勋。北洋军阀。

⑦ 袁：即袁世凯。

致李泰棻※

革痴吾兄雅鉴：

国变日[①]别后，仓黄出京，未及走辞为歉！南来栖迟沪渎，百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不至漂泊旅馆，暇惟以读书自遣，尚足告慰耳。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即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大抵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弱，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据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抵拒者，盖无闻焉矣。前不自禁，偶为《太平洋》作文一首，既而思之，又自深悔，以今日人心之沈溺于利欲，逆耳之言，庸何能入？且以吾侪年少性率，修养未善，诚信中孚，未足格物，有所论列，徒召恶感，不足诲人也，诚不如缄默自守，徐俟劫尽之期，听其自忏之为愈也。阅《太平洋》知阁下与剑农[②]之

※ 1917年7月，在张勋复辟之日，李大钊离京去上海，寄居友人家中，写信给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教员李泰棻（革痴），对国事表示了深切的忧虑。——编者，下同

① 国变日：指1917年7月张勋复辟。

② 剑农：李剑农。

争，据理均有独到，所有稍涉感情者，惟有“苟非……如劳乃宣”一语，但此乃剑农行文之际，偶一失检，断非有意隐风吾兄，剑农敦厚朴实，醇乎儒者，至堪钦佩，幸勿以此区区有所介意也。至于书契文诠其义，本从时代事物之迁移，而日有变革，即如government 一语，古义原诠为治人，今则有 Self-government 之用，正与原诠相背。又如 Democracy，在希腊时代，Aristotle 则用以诠暴民政治，而以 Polity 诠善良之民主政治，同时 Polybros 氏又以 Democracy 当亚氏之 Polity，是知语言之意义，既因时代而有变易，即于同一时代之同一语言，又因用之之人而诠释各异。且有适居其反者焉。吾人用字释辞，正不必顾虑及兹也。以弟愚见，共和一语，在吾国今日既屡遭误解，民主一语，在常俗用之，亦与共和相混，仿佛皆专指国体之形式也者。为正名之计，莫如以共和一语，专被之于不立君之国体（此处用“民主”亦可），而别以民治主义，译 Democracy 以示吾民非仅以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国体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义之实现与发达，俾其他贤人政治有限民主诸说，皆不得托共和之名，而蒙马虎皮以乱国而惑世，此则今日正名之事切要而不可缓者矣。质之高明，以为何如？海上无何机会，行严[①]先生已赴日本，尊著

---

① 行严：章士钊，字行严。——编者。

与商馆[1]交涉事，或可磋商，容日致函行严，如何再复，匆匆不尽欲白。

弟

钊顿首

① 商馆：商务印书馆。编者

致白坚武(摘要)※

今日所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夜寐兴所构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洲，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一日①

※ 本文转引自《白坚武日记》摘录的李大钊来信内容。——编者，下同。

① 此日期为白坚武日记的日期。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书

记者足下：

友人张君国威原名国宾，富有血性，尝留学日本，习陆军。一日游游就馆（在九段公园靖国神社旁，中陈甲午庚子两役由吾国虏获之物品甚多），见而大愤，挥拳击毁之，为日人所捕。某公使敬其忠勇，为更名国威，仍令留学。辛亥事起，张君归沪，督率义军，厥功颇伟。民国建立后，复返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习矿科。卒业归国，赴粤开矿，以诸多阻碍不克用其学。乃于去岁应沪上赴法华工之招，刻已抵法国矣。兹得其由法来函，述华工状况颇详确，特将原函录呈概要，请登入日刊，以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者之介绍，余不白。

李大钊

致守和先生（一）※

守和先生：

承赐各件及手示均悉。拙译《国际法论》呈上一册，捐赠贵馆，并乞指正。交换书籍，已按单检齐，俟法科将书送到，即汇呈尊处。敝馆所欲借阅之书，容后函告。诸蒙垂爱，感何可言，以后请教之处正多，惟进而益之。匆上。即请

公安

弟

大钊顿首

※ 这封与后面三封李大钊致守和的信，是1918年初至1919年暑假期间写的。原信保存在袁守和的子女袁澄等手中，1986年由袁的亲属、北京师范大学校医院袁增圻提供复印件给该校张静如教授，由张推荐发表。

守和，即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县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由于品学兼优，深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器重和栽培，1920年被蔡派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于1923年毕业，得图书馆学士学位。以后又赴欧考察一年，在伦敦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文献。1934年再次出国至欧美考察国外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获哥伦比亚大学奖章。他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曾先后任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广东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或馆长。筹建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自1927年至1948年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馆长，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对北图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对我国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编者。

致守和先生(二)

守和吾兄：

图书馆协会立案，已被教部批驳。前闻人言这是傅次长亲自批的，不日把批文抄下寄呈，如何宣布之处，乞兄酌裁。

此问

著安

弟

大钊顿首

二十九日

致守和先生（三）

守和吾兄先生：

久不晤谈，至为想念。独秀被捕，每日设法营救，稍忙，然終未有结果。

各校均已放假，假期不出校么？

前呈去书目一册，如欲购买，即乞与书主接洽，不则乞将书目赐还，以书主催问故也。

暑中佳胜为祝！

弟

大钊敬白

致守和先生(四)

守和兄:

送漱溟先翁[①]輓联,已由申府[②]缮就送去。署兄及申府、郭君晓峰并弟四人名。人百[③]名已不及署。惟闻漱溟尚有讣闻,吾辈或尚须送一吊帐。届时可合吾等五人共同为之。尊意云何?

弟

钊顿首

① 梁漱溟父,1918年11月10日(农历10月7日)自沉——编者,下同。

② 张申府。

③ 雷国能,字任伯,一字人百。

致吉野作造※

拜启：

赐下《黎明讲演集》均收阅，谢谢。

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尊论正大公明，当酌为发布，示之国人。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曙光中，两国的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

尊议两国大学的教授学生间应开一交通的道路，甚善甚善。顷商之敝校教授连，均极赞成。惟详细办法，须俟蔡校长回校后，始能议定。至时当详函以告。

※ 此信写于1919年。吉野作造，日本人，李大钊的老师。吉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06年至1909年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后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者，曾支持我国的五四运动，主张中日友好。——编者

陈独秀先生因发布“北京市民宣言”被政府捕拿。乞持公论，遥为声援。

吉野博士

李大钊

六月十五日

致 槃 翁※

槃翁先生尊鉴：

前在电话中曾介绍北大法科毕业生朱君尚瑞堪充英文教员，业蒙允为设法，曷胜铭感。朱君为人笃厚好学，家甚贫苦，在校肄业时，学费由其岳家供给。其夫人为女高师国文部学生，亦在钊门墙之列。朱君毕业后，极欲得一职业以自给，免致仍靠亲戚之资助。而奔走以入于政界，既非其心之所愿，又非其性之所近，且不欲脱离于学问。我翁主持四存学校，对此笃实敦厚之才，必愿为之栽植，俾得自尽其能，并得以助进社会，则受赐者，固不只朱君已也。如蒙慨允，钊即于数日内介绍朱君于先生如何？恳即示复为祷。教潮不日可望结束。哲羲弟望即通知，属其早日来京可也。专此即候

近安

晚

李大钊敬上

廿三日

※ 此信写于1920年。李大钊为北大法科毕业生朱尚瑞介绍工作。——编者

致孙伏庐※

伏庐兄：

顷接陈仲甫先生来函，内有致起明先生等一函，属为转登《晨报》，兹特寄呈，乞赐印载，并望转告起明先生。

前托交之《劳动世界》①的译者②因患病，拟请《晨报》社先发一部分或全部稿费，能否办到，乞一交涉，电话告知为祷！

原函附呈。

弟

李大钊敬白

※ 此信未署日期，从它所附的另两封信的日期来看，似写于1922年4月。孙伏庐，即孙伏园，原名孙福源，浙江绍兴人。1917年秋进入北京大学，后到图书馆，在李大钊手下任助理员。他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参加"新潮社"，为《新潮》月刊的编辑。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到《晨报》社工作，创办了《晨报副刊》，后被人称为副刊的开山祖师。他编的《晨报副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刊登过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学运动，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刊登过不少中外的文学名著。因此，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全国影响很大。1924年孙伏园任《京报副刊》主编，对《京报》向民主方向发展，增进它的进步性，也起了一定作用。孙伏园还参加过《语丝社》。——编者，下同

① 《劳动世界》：英国柯尔著，是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劳动经济组织情况的书。《晨报副刊》从1922年4月17日开始连载。

② 译者：冯苹毅，当时是北京高师的学生。

致周作人※

起明吾兄：

昨接胡小石先生由武高来函云，寒假时当地教职员会拟组织一学术讲演会，嘱转请吾兄及爱罗先珂先生联袂一行，一切旅费均由该会供给。弟亦拟前往一游。务希俯允，并转知爱罗先珂先生为荷。盼复。

弟

李大钊

※ 此信写于1923年1月。胡小石，当时任女高师国文部主任。——编者

致周起明(一)※

起明先生：

《欧洲文学史大纲》馆中似可收买，但须稍迟，因为经济奇窘的原故。

弟

李大钊

※ 原信未署日期。——编者

致周起明（二）※

起明兄：

你的病好了么？前次你给我写信，问仲甫的通信处，我那时亦跑在昌黎山中去了，所以未曾答你。今天接他的信，知道他已回沪，仍住渔阳里二号。有稿即寄这个地方罢。

弟

大钊

※ 原信未署日期。——编者

致梁瑞麟、吴亚男夫妇※

瑞麟、亚男先生：

昨承枉驾并餽食品，谢谢！

“苏州”将于今午十二时启行，宠约不克如命矣。由粤归来，再趋访谈，匆匆不尽。

弟

李大钊敬白

※ 原信未署日期。根据信中“由粤归来”一语，似为1924年1月李大钊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动身之前写的。——编者

致　青　云※

青云兄：

兹有国民军第二军骑兵第一旅旅长郑思成君派赴莫京研究政治、军事之学生六名，计开如左方：

王正基　　易子锜　　刘奉学

任子勋　　郑子俊　　刘　翚

中有三人拟研究政治、余三人则研究军事。兹特修函介绍，乞为之介绍于外交部安置入学为盼。

军事｛易子锜　　郑子俊
刘奉学

政治｛王正基　　刘　翚
任子勋

弟

李大钊敬白

十月十九日

※　此信写于1925年10月。李大钊介绍冯玉祥国民军王正基等六人赴莫斯科学习军事、政治。　——编者

联合署名文稿

《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译序※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

前月东报载日人中岛端氏著《支那分割之运命》，大书特书，颇怪惑其名。既出版，同人读之，睹其于吾国朝野上下，政务之钜，里巷之琐，历诋靡遗，辄愤恨眥裂。彼固自居于知者之列，若谓言之皆验，而观国者亦或以其详纤若斯，信而可稽。是诬者终于诬惑者无穷期也。相与询谋，拟辞而阙之，以存吾真，佥曰善。遂译而加驳议。盖世之觇人国者，其用意固别有在，则夫穷毁狂诟亦固其所。而人之爱其国，恒自视为尊严神圣，而竭拥护之责，又人之情也。庄子曰：“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然而，是非之间信乎，其有间矣。说者曰，讳疾莫深，

※ 该书由北洋法政学会编译，李大钊时任该会编辑部长，其中主要出自李大钊手笔。该书出版后，深为国人重视，未及数月，销行已罄，即行再版。1915年7月，李大钊又以个人名义刊登再版该书的启事（见《李大钊文集》（上）第127—12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这足以反映李大钊对该书的重视。

这篇“译序”虽未署李大钊个人名字，但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应主要出自他的手笔，故收入本书 ——编者

望而却走。运劫所致，古今同慨。铟疴纵云退剥，新机时虞漂摇，中区鱼烂，元气湮耗，犹复虚憍瞑眩，驰骋域中，瞻瞻所谓大人先生，亦复自厕于狙公之流。未闻有所通翔盱顾。有以持其后，自不言而人言之，此实吾国之伤痛借影也。抑又闻之，动力之引，必倾其端。新运所轫，强力者无从而持。征诸先例，美血战八年，法历经革命，艰阻困苦，卒履厥境。吾国改革，仅逾半载，秩序恢复，遂有今日。虽遗憾孔多，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夫人心者，立国之基，而民习者以渐而易。禹域大陆列祖列宗所遗留之精神，实未尽湮没于耑制魔王之下。而吾民族之灵光峊然。磅礴蓄积，洵足以光煊东大陆而无汗。二十年而往，必有验者。兹固非吾人之哆然自大者也。污德之遗，何国能免？法美先进，宁曰绝无。彼鬼瞰沉沉，祸心所伏，竟悍然媒孽之曰，是固所以构成亡国命运者也。斯则吾族虽心死气尽，万劫而期期不认者也。是二说者，其合也耶，其不合也耶？果其有以合也，则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又何暇深怒固拒于其间哉！虽然，世之觇人国者，彼其所谓亡国之运命者，固至无定亡不亡固有以致。而人之爱其国也，固非仅可以言语而爱其国，言语之外，必有系其国存亡之运命者，而国始可以不亡，斯亦在爱其国者审处之，而自择之而已矣，顾审处之而自择之，非尽可责之一二人。群国人审处而自择，所以存之道，则虽觇人国者阴狡万能，亡

国之运命之日日聒于国内外，无害也。斯则本会区区之微诣也夫。

大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

北洋法政学会

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

大钊等为便于同人学习法文起见，商请华法教育会会员龚礼南先生，附设一夜班于本校，业经校长认可。凡本校同人及本校同人所介绍者，均可入班。愿学者请至斋务课报名，以便尅期开课。

发起人　周同煌　李大钊　段宗林　李辛白　徐之傑

同启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七十号

为发起组织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苍梧李超女士，幼失怙恃，长受教育，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沦，亟欲有所建树，矢志求学。不幸受家庭之虐待，横被摧残。曩修业于梧州女子师范，广州公益女子师范时，几经艰阻。旋以姊丈之援助，跋涉京华，得受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其家固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者，牵制愈力，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姊丈筹济备受责言，嫂抱不平几以身殉。女士只身万里，忧愤莫诉，积悲成疾，遽于本年八月十六日赍志以殁，遐迩咨嗟，同深惋惜。同人等谨拟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在石驸马大街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会追悼，俾慰女士之灵，聊以作生者之气。伏祈各界诸君惠临为盼，如蒙赐以挽章诗文，尤所感激。

发起人：周绍昌、李大钊、陈钟凡、胡适、蔡元培、毛邦伟、伍树芬女士、吴弱男女士、赵炳麟、关冕钧。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晨报》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顾兆熊、陶履恭、李大钊、程演生、蔡元培、王星拱、陈独秀、高一涵、胡适、张

松年、周作人、李辛白、孟寿春、徐彦之、陈溥贤、罗家伦、王光祈。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晨报》

介绍学生工作※

（一九二〇年四月九日）

现在有一些学生想实行半工半读的主义，用他们的劳力来帮助他们求学的费用。各机关的各位先生，若有学生能做的事，无论短工长工，都请通知下面签名的三个人，并请说明工作的种类和工钱的数目，我们可以介绍相当的人来接洽。

胡适、李大钊、徐彦之同启

一九二〇年四月九日

《北京大学日刊》

※ 为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寻找工作，实行半工半读，李大钊与胡适、徐彦之发表的启事。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们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的三层意思：

一、想普及新文化运动。我们以为未曾"普及"而先讲"提高"，结果只把几个人提高罢了，一般人民未必得到益处。我们又信一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民连常识都不曾完备的时候，高深学问常有贵族化的危险，纵有学者产生，常变成了智识阶级的贵族，所以觉得新文化应该先求普及。

二、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这是和上面说的一层互相关连的。"普及"两字，在别一意义上就是筑根基，各种讲科学讲思想的入门书，在现今确是很需要，便是主张"提高"的，这一步也是跨不过。

三、想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不但进学校读书的权利不是人人都有，就连看点自修书的时间和经济，也不是人人都能有的。这个丛书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只费最短的时

间和最少的代价，去得较高的常识和各科学的门径。

这就是我们编辑这个丛书的一点意见了。关于编辑方面的办法，下面说明。

一、定名：本丛书定名为《新时代丛书》。

二、宗旨：本丛书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为宗旨。

三、内容：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识，不限定册数，或编或译，每册约载三万字。

四、编译：由同人组织"新时代丛书社"，社员负责，社外著作如合本丛书之性质，而愿让与本社出版者，经本社审查后，再议条件。

编辑人（以姓字笔划繁简为序）

李大钊　李　季　李　发　李汉俊

邵力子　沈玄庐　周作人　周佛海

周建人　沈雁冰　夏丏尊　陈望道

陈独秀　戴季陶　经亨颐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晨　报》

非宗教者宣言※

（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

我们相信在宗教的迷信之下，真理不能昌明，自由不能确保，故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北京开第十一次大会的时候，联合非宗教的同志，作非宗教的宣传运动。我们对于背反科学原理的迷信的宗教，不论它是中国的，外国的，一律反对。对于影响所及较为普遍的宗教，尤其反对。信仰一种宗教，固然是他们的思想自由，不信仰一切宗教，亦是我们的思想自由。他们信仰一种宗教的人，可以有组织同盟，作他们的宣传运动的自由，我们不信仰一切宗教的人，亦有组织同盟，作我们的宣传运动的自由。我们反对宗教的运动，不是想靠一种强有力者的势力压迫或摧残信仰一种宗教的人们，乃是想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阐明宗教束缚心灵的弊害，欲人们都能依自由的判断，脱出它的束缚与蒙蔽。信教自由，原是因为宗教互争的结果，没有全胜，只有分立，弱小的

※ 据《吴虞日记》当时记载，此宣言为李大钊起草。——编者

宗派，乃依此以为自存的方法。其实信仰自由，在宗教势力之下，只是一句空话，欧美诸国没有能够实行的，只有在人人的灵明都能脱出宗教的范围，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思想自由，才能存在。我们反对宗教，正是为此，不但不是破坏自由，而且实在是拥护自由。我们希望各处非宗教的同志们和那对于我们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的朋友们，要切实了解我们的真正意思，然后表示赞成或反对，至于目我们以非圣以无法，是我们所不计的。

（以姓氏笔画简繁为序）

王星拱，吴　虞，李石曾，李守常，阮永钊，
金家凤，陈爱梅，张佐汉，邓仲澥，钟继璜，
颜燮夫，肖子昇等。

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

《晨　　报》

我们的政治主张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

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

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谘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

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象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好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计，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谘议、顾问等等“干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aws），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地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口传。

提议人	职　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征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据《东方杂志》第19卷第8号

北京同人提案※

——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朋友们：

这次杭州盛会，北京同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参与，引领南望，能不依依？我们认这次大会，不谨是联络会友感情，乃为求彼此意见一致而讨论几个根本问题。所以我们虽未到会，我们很愿对你们的讨论贡献我们的一点意见。如荷你们的多数赞同，请共同签名在月刊上发表。

下面便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现在不谈任何主义，我们只研究中国目前的事实问题，只看他要求于我们的是那一种，是政治活动，抑或社会活动。凡是此时住在中国的人，我们想，恐怕没有不感觉武人的横行和人民所受的困苦的。军阀盘踞在各省，各省的财权、政权悉归于他们的掌握。他们登用一般趋炎附势藉公肥私的官僚，豢养一群毫无纪律的

※ 此提案是1922年6月1日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一起向将于7月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提出的。发表在《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上。——编者

土匪式的兵士。他们为保存他们的势力和他们的一大群寄生阶级，遂迫而横征暴敛。他们因军队太多，一省地盘不足，遂迫而侵略邻省。于是教育经费被挪移了，实业经费被侵吞了，将各种为公共事业而用的财源都集中于豢赡游民，和征夺地盘之用。战争的荼毒、勒索的淫威、兵匪的横行，将中国的工商业摧残殆尽，以致毫无发展的余地，只得苟且偷生。言念及此，我们真觉不寒而栗了。

中国内政腐败既已如此，而同时外国资本挟政治势力以俱来，以金钱贿买，以武力威吓。他们从中国的军阀与官僚手中，将中国利权劫取无余，复束缚我们海关订税的自由，享受豁免厘金的权利，更能避免去兵匪的滋扰。他们挟几十年休养的雄厚的资本主义，以与在种种束缚之下的我们新兴的资本主义竞争。为防止我们民众的勃起，乃维持扶植腐败的北方政府（如日本借款给北方讨伐西南），使中国永远在军阀互争之下，不能崛起，他们也可永远遂其劫夺。近又为调解国际间的资本竞争起见，成立新银行团，召集华盛顿会议，希图以协和的国际资本主义代替互相竞争。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内受军阀的滋扰，外遭国际帝国主义的胁迫，我们的经济日渐枯竭，生活的程度日渐增高，于是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沦落无已，直到奴隶的生活为止了。

这样物质的束缚，影响及于精神。他在道德上的表

现是缺乏振作的精神、奋斗的意志。大多数生活不安，自顾不暇，所以同情心消失，合群性沦亡。他在知识界的表现是知识贫窳，缺乏活气。大多数既奔在衣食，日营“从手到口”的生活，何能更有余力研究学问？道德、知识两俱缺乏，这便是今日惰性的中国，也就是今日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社会了。

我们认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常识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我们要贯彻这主张，势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已。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我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

在现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以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加速度破坏人类生活，将人类境遇愈

陷于悲境，将人类道德愈约成服从的奴性的道德的时候，我们对于他不敢而且不想动他分毫，要学托尔斯泰慢腾腾的以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减速度做不干涉政治的“小学教师”式、“园丁”式的社会运动，还侈言创造少年中国，这真是甚于希望以若干人的唾沫便可扑灭燎原之火了。倘使少年中国不因此侈谈而得创造，我们也就延宕少年中国的运动，成了少年中国的罪人了。

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在社会上尚有不平等阶级之时，被压的民众，永远没有全体意志之可言，一部分的民意总要被治者阶级所收买或威吓。俄国的农奴有反对农奴的解放的，林肯放黑奴，而黑奴反对者颇不乏人。俄国帮助撒[①]的人民名为Blackhunderds（黑群众[②]）；湖南的人民竟有替张敬尧[③]请愿者。只有真的革命家他不顾退化层的人民的反对，遂引导一般最有觉悟的群众向前斗争，以冀顽固的人民的归附。我们如若死守或全体参加政治活动或不参加的教义，这只是一种怯懦的心理，只是不敢以少数与最有势力的权威对抗罢了。况且，照不问政治的社会运

① “撒”即沙皇。——编者，下同。

② “黑群众”即俄时代的黑帮党人。

③ 张敬尧，湖南督军，属北洋军阀。

动者的想象，社会运动不直接与军阀冲突，怎样可以一时大显灵异将黑暗政府扫去无余呢？

我们鉴于中国内军阀政治的横暴，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澌灭殆尽了，我们不能忍了，是有诚意改革社会的人们都应该不能再忍了，起来引导民众，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啊！

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朋友们，我们再不能延宕了！我们不能再使内部分裂，反与敌人以可乘之隙了！

我们不是奴隶主义者，绝不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因为这就是说，军阀可以扑灭军阀政治，也就无异说君主可以废除君主专制政体，资本家可以废除资本主义了。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本身。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在这一点，我们根本上不信任北洋军阀可以改造中国。

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虽然有人认他们联段、联张是放弃主义，是屈服于军阀的武力，但我

们只承认他是一种战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广州近二年来的施设，如废止治安警察法、承认工人罢工权、振兴市政、发布工会条例、办理外交不辱国体等，也可证明他们还是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们常为军阀所驱逐（袁世凯、陈炯明、陆荣廷等）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原故。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因为像这样，便是间接的扶持或默认反动阶级的利益了。

少年中国学会是知识阶级的团体。知识阶级在中国只有三条道路：第一是替治者阶级的丑行做知识上的盾牌，替治者阶级用深渊的学识解释、辩护他们的一切罪恶。第二是不干涉政治，任军阀残暴而不敢抵御，自己却以“到民间去”安慰自己，间接延长军阀统治的寿命。第三是引导少数觉悟的民众在各种事业中与军阀代表的黑暗势力奋斗，唤醒国人的同情。朋友们，你们创造少年中国到底走哪一条路呢？

少年中国的文学家啊！你们不是因为要创造少年中国，所以创造动人的文学以冀民众的觉醒么？但是你们若不加入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不更在实际活动的范围中指导他们，民众虽由你们得了感情的激发，他们或者将陷于无办法的境地，或者流于无结果的暴动了。

少年中国的科学家啊！你们不是想在中国发达科

学、普及科学教育么？你们的同胞现在正为奴性和因袭思想所支配，他们现在只能终日营“从手到口”的生活，他们要你们先将他们从物质生活的羁勒中解放，再来领受你们的精神粮食啊！

少年中国的工程师和实业家啊！你们不是要创造一个工商业发达的中国么？你们的机会、地盘全遭军阀和国际的帝国主义所蹂躏或强占了，你们还不起来收复么？

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

黄日葵　陈仲瑜　邓仲澥

刘仁静　李大钊　沈　昌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十一期

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有〔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仲澥、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劼、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晨　　报》

题词·铭文·警语

杨增龙墓碑铭文※

铭曰："公实炎农之苗裔兮，
宅居于华之龙潭。
躬耕耘于陇亩兮，
神游乎朴茂之自然。
励子孙之学行兮，
宏庠序于闾阎。
缅树木树人之前修兮，
永垂遗爱于百年。"

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毅旦
直隶乐亭李大钊撰铭

※ 杨增龙（1848.5.10—1922.3.6）字耀海，是陕西省华县龙潭堡的一位普通农民，勤劳有志，力农起家，在创办学堂，捐资兴学，教育子孙后代，扶弱济贫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当地颇有声望。五四运动前，他将儿子杨鹤瑞、孙子杨钟健，先后送往北京读书，考入了北京大学。1920年杨耀海曾捐资大洋伍拾元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杨钟健为北京大学理科学生，思想进步，参加过五四运动，并由邓中夏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担任过该会执行部主任。他通过邓中夏结识了李大钊。1922年4月杨钟健请李大钊为其祖父杨耀海撰写墓碑铭文，李大钊于1923年5月将铭文撰成。杨耀海墓碑立于1924年4月，除铭文外，还刻有"直隶乐亭李大钊撰铭"。此碑现存于西 安碑林。——编者

为吴弱男女士题词※

暗沉沉的女界！
须君出来作个明星，贤妻良母主义么？
只能改造一个家庭。
妇女参政运动么？
只能造就几个女英雄。
这都不是我所希望于君的。
我愿君努力作文化运动，
作支那的爱冷恺①、与谢野晶子②。

※ 此题词是李大钊在“五四”时期赠给吴弱男女士的。吴弱男，章士钊的第一位夫人。为孙中山同盟会会员，早年从事妇女运动。1909年与章士钊在伦敦结婚，生三子。1915年李大钊与章相识，后李、章两家过从甚密，章的三个儿子是李的学生，李的女儿星华是吴的义女。李大钊牺牲后，吴弱男立即前往李家，抚慰大钊的亲属，并协助处理善后。

① 爱冷恺：瑞典人，女权运动的活动家。

②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日本女诗人。日俄战争爆发后，曾因发表反战诗，而被攻击为“乱臣贼子”。

为梁容若题词※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 据《辛亥风云》载梁容若《万里朝宗中山陵》一文中，谓此题词是1925年3月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吊祭孙中山时，请李守常教授在《三民主义》书上题写的。 ——编者

《晨钟报》警语※

少年人望前，老年人望后。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晨钟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须勉励，岁月不待人。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六日《晨钟报》）

但求同于理，不求异于人。（王阳明）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七日《晨钟报》）

必要一语乃侵害人类自由之口实。（英·比特）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八日《晨钟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亭林）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九日《晨钟报》）

铁肩担道义。（杨继盛）①

※ 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受聘担任《晨钟报》主编。他期望将《晨钟报》办成创造新中华的宣传阵地。为激励人们为创造新中华而奋斗，特意精心设计了一个古钟图案，排印在每天社论的前面，在古钟上面每天选登一条警语，他盼望读者能从中受到鼓舞，做到"一一扣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这里编入的警语，均是在李大钊主持该报期间，直接安排选用的，从中可以反映李大钊的思想倾向。——编者

①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系明人杨继盛临刑时诗句。李大钊十分推崇杨继盛，这里选了他的"铁肩担道义"的诗句。后来，他在题赠亲戚杨子惠的对联中，将"辣"字改为"妙"字，写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辞句，反映了他的崇高情操和战斗业绩。——编者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日《晨钟报》）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子建）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晨钟报》）

代议政治之秘诀，在确定议会得为之事与不得为事之分界。（弥勒）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晨钟报》）

一人之利害当与一国之利害相一致。（戈布登）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晨钟报》）

不能自制之人而思制人者愚之至也。（拉巴夏士）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晨钟报》）

无论何人非戮力协心而为运动，决不能奏功。（巴克）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晨钟报》）

政府之本职在保护人民不使受人之侵掠。（斯宾塞）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晨钟报》）

压制者谋叛之源也。（英谚）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晨钟报》）

不能自制之人，不得称为自由之人。（比萨格拉士）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晨钟报》）

改者正也。（孔子）

（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日《晨钟报》）

法律之终压制之始也。（维廉比特）

（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晨钟报》）

无一定之主义，见他旂色而从之，不良之举动也。

（拿破仑）

（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晨钟报》）

争者不足，让者有余。（俚谚）

（一九一六年九月二日《晨钟报》）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

（一九一六年九月三日《晨钟报》）

予乃予唯一可赖之友也。（铁冷士）

（一九一六年九月四日《晨钟报》）

法律者表示一般人民之意志者也。（卢梭）

（一九一六年九月五日《晨钟报》）

启事·布告

图书馆主任告白(一)

本馆昨承陶孟和先生交到天津博物院赠送该院陈列品说明书共四册，除编号存馆外，特此通告，并以志谢。查该院分天然历史二部，天然部又分动物、植物、矿物三类；历史部又分美术、货币、人种风俗及古迹风景等类，颇足供学术上之参考。吾校同人研考博物者，盍一往观，院址在天津河北公园内。此白。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五十四号

图书馆主任告白(二)

(一)前据化学讲演会全体会员函称：化学书籍太少，而借出者又久不归还，以致学者无由研究，拟请将借书规则酌加修改，凡一种书籍无两帙以上者，不论教员职员学生概不借出等语，所陈甚是。除一面查照各国大学图书馆章釐定一完善章程，请校长核准定期施行外，希望参阅化学书籍者，尽所可能在阅览室阅览，其余借出各书，仍乞按期归还，以免多数向隅。此白。

(二)迭据学生诸君函称：国史馆及各科研究所由本馆借书甚多，且无期限，殊有滞碍等情。查本馆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虽为分立机关，而于书籍之享用，究当谋一联络之方法，俟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商定一互相借书之规则，次第施行总期，使各处图书可以循回转置流通阅览，俾收最大最普之效用，以利研究而惠学子。此白。

(三)查本馆旧章向无关于寄存图书之规定，现在颇有愿将私有图书寄存本馆，俾众阅览者，因拟定简章数

条，业经校长核准，即日施行。倘有欲寄存图书于本馆者，本馆甚为欢迎，一切照寄存图书简章办理。此白。

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八十号

图书馆主任告白（三）

现拟于暑假期中，将馆中存储图书查检一次。自六月十五日起，无论中西图书，一律停止借阅，并望将以前借阅之图书，务于暑假以前归还，特此告白。

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五五号

图书馆主任告白（四）

迭据学生诸君面陈，欲利用假期，阅览书籍，拟请将开馆时间略为延长。兹为尊重诸君好学之意向起见，自七月九日起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开馆，汉文复本书籍，亦准借阅，特白。

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七九号

图书馆主任告白（一）

本馆书籍，分贵重与通常二种。除贵重书及各国文辞典久定不出借外，东西文普通书，凡只有一部者，亦既规定概不借出馆外，（新定借书规则第二条）兹审度情形，特再规定，凡普通书虽有二部以上，而版次不同者，亦只出借其旧版，新版者仅得在馆阅览。此种办法，纯为谋大多数人阅览便利，并为慎重保存起见，本出于弗得已。同学诸君，务希深体此意为要。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二〇五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一）

现在本馆业经照常办公，所有属于本馆各职员，务乞按规定时间到校办公，至盼至要。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二〇七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二)

本馆现拟迁往新大楼，惟以书籍繁多，非顷刻所能毕事，只有陆续搬运。自本月十四日起，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照常办公。此白。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二六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三)

本馆第一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二十九号室，专备阅览中外杂志之用，现已布置完竣，由十六日起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启室办公，晚间暂停，此告。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二八号

图书主任布告（一）

本馆办公室一概迁至新大楼第一层，各阅览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此告。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三三号

图书主任告白(二)

(一)本馆第二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三十一号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现已到有十五种，详表另行揭布。凡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均可随时入览。

(二)本馆拟将阅过之月报汇存备考。本校各办公室如有阅过之报,幸勿掷弃,每旬日或半月送交本馆一次,至为感祷。

(三)本校所设阅报室不止一处,本馆极愿相与联络,除数种必不可少之报外，其余订阅中外各报，能随时协商分购，以求齐备而避重复，可以定期互换陈列，殊觉便利，各表同情，即乞将所陈各报名目登布日刊，然后互定交换陈列之法。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三七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四）

近来各科学生，由馆借阅书报逾限多日不肯缴还者，竟居泰半。此种习惯，大失书物流通之效用。所有借书逾限者，应即于年假内缴还，以重公益。自明年开学日起，不缴者一律照章停止借书权。此布。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七八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五)

二月一日为旧历春节，二月三日又为本校开游艺大会之期，自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图书馆各阅览室一律闭馆，初四日照常开馆，此告。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三〇〇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六）

暑假临迩，本馆例须清理，自六月一日起，凡图书报章，一律停止借出，其从前借出者，亦望从速缴还，此告。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三九〇号

图书主任布告（二）

暑假期内，本馆每日自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开馆，下午及晚间闭馆，但阅报室可延长至下午五时，此告。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四一〇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七)

近来发见数种杂志里的重要论文，被人撕去，此类事惟有请阅书报者自重。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四八七号

图书主任布告（三）

本校学生诸君：如有欲得京师图书馆优待券者，望来本馆收发室报名，以便汇齐函索，此告。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五〇一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八)

阅览书报诸君：幸勿在各阅览室内吸食纸烟，以防火险，并重公众卫生，此告。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五一〇号

图书主任告白(三)

本馆借书规程，凡非有复本之书籍，概不出借。嗣因学生诸君，偶有以特别理由要求通融者，不得不稍为变通。近查此类通融借出者，亦多不能如期交还，公家殊感不便。自本日起，凡不出借之书籍，概不通融出借，其已经通融借出及当然借出之书籍，亦望如期交还，以重书籍流通之用。本馆设有五阅览室，颇足供用。开馆时间又长，阅者诸君幸常来馆阅览，当无不便之处，且可藉此以养成利用图书馆之习惯。此告。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五一七号

图书部主任通告(一)

本馆书籍，经过一次改编目类，换贴号签，又经过一次迁徙，理应彻底清查整齐一下。兼想乘此机会，造出一份确实的统计表。自六月一号起，所有图书，一概停止借出，并望把借去的书，一概缴还。特此通告。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六二〇号

图书馆主任布告（九）

现在天气炎热，自七月一日起，本馆每日开馆时间，改为由上午七时至上午十时，余时及星期日，一概闭馆。

一九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六四七号

图书主任启事(一)

近来旁听生诸君要求和本科生一律借书的很有几位，此事俟交图书委员会议决后，再为通告。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七三〇号

图书主任通告(一)

近顷有几位同学关于图书馆有商榷者数事，兹为简单答复于左：

(一)第三阅览室即将设置。

(二)第一院典书课办公室与阅览室即行分开。

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八〇四号

图书部主任通告（二）

本部招用书记一名，曾经登布日刊，现在报名者已有多人，望即于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至四时间，来本校图书主任室面试。此白。

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九四九号

图书主任启事（二）

陆侃如君鉴：有事须面谈，望于本日（3月8日）下午四点钟至五点钟间来第一院图书主任室一谈。

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九七六号

图书主任通告（二）

本部招用书记，承诸君来馆面谈，不胜感谢。现已聘定前在本馆服务甚久之卢遇庚君，以资熟手。其余诸位俟后有相需之处，再为函聘可也。

一九二二年二月八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九五二号

李守常启事

鄙人已辞图书主任职，本校同人如有关于图书部的事件，乞与图书主任皮皓白先生接洽可也。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一二三号

译 文

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

日人中里弥之助氏著《托翁言行录》，复综托翁学说结晶而成斯篇，读之当能会得托翁之精神。爰急译之，以饷当世。译者附志。

（一）噫！虚伪之文明

今之文明，虚伪之文明也。

为少数阶级之淫乐与虚荣，几千万多数之下层阶级穷且饿矣。

人间之情理，以杀人为天下莫大之罪恶。然今之国家，强人以杀人，而严罚其不从者。

科学日益进步，而应用此进步之科学者之手，恶魔之手也。

称之为文明，实则文明者，一部少数之文明也；多数且饿死矣，且见杀矣。

是非虚伪之文明欤？是非可怖之文明欤？

（二）革命之真意义

人生真实也，不堪虚伪。今之文明虚伪也，则革命

必不得不至。

革命云者，何也？

革命者，人类共同之思想感情，遇真正觉醒之时机，而一念兴起，欲去旧恶就新善之心的变化，发现于外部之谓也。

然悔改一语外，断无可表示革命意义之语。

（三）悔改欤

个人欲进于道，其先不可越之门，悔改是也。无悔改而欲入于道，未可以想像也。

人分其悔改欤？国分其悔改欤？其悔改而就善。

（四）所谓善者何也

人间本然之理性与良心之权威是也。

（五）劳动者善也

如之何为善乎？

所谓最大之善何也？

劳动者最大最初之善也。

无劳动则无人生。

不解其何为者，可先熟虑反省此一语。我等所以得有烦闷思考者，非以我等有生活故耶？为供我等烦闷思考之时间，非有何人代我等劳动之赐耶？

无劳动则不能生活，即无劳动无人生。于是知劳动为人生之最大义务，从而为最大善也。

当先尽人生之义务，而后人生之意义始解。

离乎劳动之安心也，悟道也，其于根底虚伪耳，姑息耳，误谬耳！

（六）劳动之定义

劳动云者，生产人生必须之衣食住之“四体之勤”之谓也。

（七）劳动之感苦理由

劳动为毫弗痛苦者，且一如不劳动之无痛苦也。

今劳动者痛苦之原因，盖于他有掠夺彼等之劳动者故也。

易言之，即彼等背后有奸恶之国家制度故也。

（八）理想之劳动国

俾各人悉为劳动乎？

人类将以半日之劳动，易得衣食住。

而将以其余半日，得消遣于灵性之慰安与向上。

劳动能健康人类之心身，使疾病绝迹于社会。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

《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一期

署名：李　钊

精琦氏宪法论※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迄兹所论，皆关于政府各机关及此等机关所尽之职分。今当综挈自由国家政治上所基之精神，以论宪法矣。

日者余自某友获《奥可拉荷马①州宪法》一册，益我良多。奥州者，吾美之新州也。余即受而读之，甫一展卷，有一事焉足以感余者即除与该宪法合印之他项材料外，单纯宪法即有九十六页是也，或者更合其他事项至谓有百七十五页之多。但严格言之，与该宪法有密切关系者，九十六页而已。余继检合众国之宪法，尽量计之，仅将视奥州宪法页积略同之页十四。人或当不认奥州较合众国为尤要，但此等事实，要足以示輓近人民皆以多列事项于宪法为智，则无可疑。查加里佛尼亚州②

※ 节译美国 Jeremiah W.Jenkin 著《Principles of Politics》中《Constitution》一章。——译者原注，下同。

① Oklahoma。

② California 美国西岸之州。

一八七五年采行之宪法，有五十五页；南加萝林那州[①]一八九五年采行之宪法，有四十六页焉。

应时势之变迁，新州宪法与旧州宪法增补之条文，日见增加，乃为今日显然之趋势，此当深加注意者。是等宪法，于其性质，亦确有变易，今实含有《合众国宪法》，昔所遗而未载之问题。良以吾制定宪法之祖若宗，以为所当列入宪法中者纯为根本法律，他则可让之普通立法焉。今之制定新宪法者则受平民情感之影响，觉有数多具普通立法性质之条项，亦当概置之宪法之中方为安妥，彼盖不信任其法者也。

宪法一语，义果何居？其所涵之一定概念若何？请略言之。吾人固皆知成文宪法外，尚有纯粹基于习惯、法庭命令、人民默契之宪法，且可断言一切国家，凡有永久政体之足资循守者，即有一种形式或他种形式之宪法。在大不列颠，凡有称为“非宪法的”[②]者，其意即谓事之反对法律者，而其法律乃英人公认为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之绝要者也。在合众国，一云“非宪法的”，则谓与成文宪法相冲突之事。此最宜明辨者。虽然吾人倘解析此等宪法并寻其意义，当知英宪之与美宪，论其内容，实无异致通常言及宪法，辄谓为国家之根本法律。试一

① South Carolina美国东南之州。

② Unconstitutional。 ——译者原注

解析人民政治生活之根本究竟为何，则知是等事物有与成文宪法之规定不相符合者，固往往而然矣。

梅西[①]教授尝于其《宪法学习》中明宪法之界说曰："宪法者政治之方略与其权力依之以为分配与调和者也"。此界说所涵仅有一事，即宪法者示人以政府如何组织、如何行使其权力也。用是以思，虽在蛮僿之族，代一酋长，行政权之行使与其世传习惯之决定，举以托之其人，其人本身所为，必是等习惯，且多迫制其民使亦从之者，其间盖亦有宪法存焉。

教授柏哲士[②]者，吾美著作家之由法律、宪法方面诠释政理最精者也。彼谓完美之宪法，实以三种根本之部分构成（亦有附加第四部分者。）（一）宪法中施行未来变更之国家组织也。即谓凡国家组织，当使其自能适于政治及社会之情状，应联续不断之变迁，与时俱进，以为之方。而欲行其策，必须有道焉。以明定变更此成文宪法，且有一种权力，必须赋于社会中一部之人民以行此变更。宪法苟不具此适应之性，以迂人民从进化阶级渐次长育之必要，则代循序之变更，必与猛烈之革命。否则不能有所变革，而国且沉滞于不进之境矣。柏氏故坚谓成文宪法之重要部分，即其适应未来变更及修正之

---

① Jesse Macy。译者原注，下同。

② John W.Burgess。

组织也。

顷者，支加哥大学校长曾为一演说，论此类问题。彼于其演说中谓吾人当知各国均有二种概念，所当记取。其一为一国人民之社会的概念，凡其国民无不括之；其他则为实际的概念，此谓国民中一部之有权通过宪法、制定新宪或修定旧宪者。其在吾邦，此实际的概念，殆指选举人之集合体。依此以观，吾人须于各宪法中有规定焉，以揭出此政治社会组织之意义。易辞言之，即吾人当以人民之名义，加诸有提议修正之权、制定修正即通过修正条文之权及制定新宪之权者。不宁惟是，或当更进而规定其政治社会依之以变更宪法形式之方法焉。

复次，按柏氏之说，凡宪法中当有关于自由之宪法，即必须有防人民自由为政府或私人所侵害之规定也。凡为正当组织之国家，若者为个人之权利，以抗政府逾乎法定权力之行动；若者为个人之权力，以拒同类公民间侵害自由之行动；必皆一一规定，一目了然。故吾人恒于成文宪法中发见权利之宣告，其意惟在保障个人一定之自由，禁政府勿得侵犯而已。

宪法自身当明定界义，指明是等自由适为何物。或有国焉，对于人民形式上并无其权利与自由之保证，但彼权利与自由仍可依习惯而存在。例于神权专制之君主政治，各个公民实无权以抗拒其主权者，彼之意思即为法律，彼欲没却何人之自由，皆可任意为之。但在保证人

民权利之宪法下，此类事则非所能为矣。成文宪法及主权者之意思而外，吾人恒见在一定范围内，防制政府，以保障权利与自由之信念，默默行于人民惯习之中，设政府举措轶乎此等范围，则革命必起。故于解析宪法，有一事焉不可不加以注意者，即在凡向平民政治有所要求之国家，多必与人民以宪法上之自由，即于宪法上未能明白规定此等自由确为何者，然亦皆为人民所默喻，盖社会之惯习已决定之久矣。

宪法之第三部，即柏氏所称关于政府之宪法是也，意即谓政府各机关组织之形式也。宪法一语，本义实不外人民相聚而为组织以事所事之方而已。此为宪法上明了常睹之部分。宪法无须示人以立法部组织之方、行政部尽职之道、司法官遴选之途，但须特别或依习惯与默喻以决定政府各机关之组织之权力，而划清其主要之职分。总之，宪法之职在规定应时势之必要宪法当若何变更之方法，列举人民之自由明定政府组织之形式，并常指定政府行其各种权职之方法焉。

学者或谓凡宪法须以某类形式含有一制定文，但此不必明定，亦能默喻。盖造宪之权力，当注意于其规定有法律之效力也。

当夫政治祝典之日或政治激战之秋，宪法神圣之语，吾齐固习诵而习闻之。是语也，殆谓宪法为当崇拜之物，为神圣典册，非一种普通之法令文书也。

亦有人焉，于所陈义仿佛含有凡合众国之公民有评机宪法者即为不爱国之意，此显为误解。吾之各州集合而成一体，宪法不过各种重要法律，根本法律有限之纪要耳。此种法律，时时变更，且应须变更，以吾人生活之境况时有变更故也。吾人于此，当将宪法之概念牢记于心，即宪法者不过最重要根本的法律之明晰纪要，必须研究之、批评之、讨论之，一与他法律等焉。

尚有一事亦当注意，即宪法之形式上为成文书如吾美者，与彼仅为一定之通常法令如英之《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及一八三二年之《改正条件》等等，殆无甚差别。其宪法均能为人所理喻，吾人均可议其立法之为宪法的或非宪法的也。苟不细察是等法令，则何项条例其性质属于根本的不能指明，必寻集二十种左右之法令汇为全体而成法。但是，等法令中复多半杂有不属宪法之事项，是等法令及法庭判决而外，尚有多数惯习或于形式全无记载者之可寻，其濡染渐渍于人民之政习也如彼其深，故允足成为英伦宪法之一部也。是等惯习，殆纯为简率之默契，然其根基则甚牢固不拔。例如英伦之有内阁，几历一世纪之久，无论何时，内阁于一种重要政策，失其信任于众议院，则所可出者祇有两途，非其全体辞职，即解散议院重行招集新选举。此种惯习，久已成英伦宪法之一部矣。此虽未为法令所明定，但其置基于英伦政治精神者既深且固，几无人能思外此复有所出之途。至今日施

之用，其为英伦宪法之一部，固与《大宪章》其物无殊也。

其在英国，得云宪法可以法令修正，英伦巴力门通过之条例皆为合法。设巴力门欲通过一种性质属于根本法律之条例，此条例即于宪法为一种修正。但今者巴力门苟通过一条例，规定内阁当如何构成，何时当引责而退，循何道以尽其职，其于英伦宪法为一种修正，实无加于将数十年间英伦内阁之惯习致之实行也。一种法令尚经通过，吾人固获一特定与明定之事项；但此不过将久经存在者，致之于一定法律之形式所以使其成为宪法之一部者，乃此习惯之存立为远在其列入法律之前者耳。其在吾美与其他现代国家之有成文宪法者，宪法之采用与宣布，恒不由于立法部而别有其人焉。此诚可许之制度，以吾人与吾立法者相习既久，恒以与彼辈相习之故消减对于彼辈之兴味，倘吾人必须于性质上属乎根本之法律谋一变革，则以托诸特为此获选而从事此变革之人为智，且于变革之前，得提出其规定，以求判断于国民，尤为可喜。若在他国，其民少所活动于政治者，宪法有时为一政治当局或君主皇帝之自为其国统治权之机关者，所予备或公布焉。

研究一国宪法而考其制宪机关之何以自谓，何以自明于其制定文中殊为饶有趣味之事。《合众国宪法》之前文，起首即曰："吾合众国人民（解释人民一语之意请俟

后节）为造成愈益完全之联合，确立正义，保障国内之安宁，备预公共之防犯，增进普及之福利，巩固吾人及吾人子孙后世自由之幸福，创立美利坚合众国之宪法。”多数制宪机关，不仅于宪法中载明宪法之目的及受此宪法之人民，且常进而更认其国家实为上天所创。推其原因，不由于此等观念为古代之遗存与国家源于神权之普遍信仰，即由于其民允执敬谦之礼。今犹念兹在兹，念彼所信神明之助实锡于厥躬也。此等事实，亦颇为宪法学者所注意焉。

考《奥可拉荷马州宪法》有曰：“吾奥州人民为吾人之自由感谢全能之上帝，并为确保永存此自由之幸福，乃创立此宪法。”《日本宪法》或《普鲁士宪法》，则又大异。《日本宪法》第一章即曰：“赖我祖宗之光荣，继续万世一系之皇统，愿承祖宗之遗训，增进我国民之幸福，发达其懿德良能并冀与我臣民同心同德，共保国家之繁荣。爰依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之勅旨，发布国家之根本法律，宣扬吾人道德轨范之精神，明示我子孙与我臣民之子孙以永远确守之大典。国家之统治权，吾人由祖宗承袭而来，并当传之于我子孙，按宪法条文之所规定，确保此权永远勿堕。”①

治宪法学者，当知此种宪法，实质上与其他宪法并

① 由西文意若此，《日本宪法》原文一时未能检出。——译者原注，下同。

无大异。关于制宪机关之自信有权力以为活动，制定宪法之目的与夫权力为物，固皆有其纪载也。《日本帝国宪法》中亦承认变更宪法之权力，特与宪法公布有联系之关系，按宪法本身之所规定，则《日本宪法》惟天皇为有变更之之权力耳。

曩于究论司法，已知避免法律上暧昧之难矣，于此亦然。"吾合众国人民"① 语究竟作何解释？即其例也。使吾之宪法为组织社会的国家之人民全体所宣布，吾人当有一种意义以诠"合众国人民"之语。若谨为列入政治的国家之人民所宣布，则当觅一义以诠之。二义固通用也，然考《合众国宪法》而寻其可被修正之途，则知"人民"一语，又有第三义与上二义异焉。

宪法中关于修正之条款，初载首基即定无论何时苟两院有三分二认为必要时，康格雷② 即当提议修正；或于各州中之三分二州立法部提出请愿时，即当召集提议修正之会议。苟为各州中四分三州立法部所追认，其修正皆为有效。而追认之法果何所择？则康格雷可以提议也。

吾人于此发见一规定焉。各州中之四分三州，非联成一单位而活动，乃相聚集而各自活动，无间其于彼立法部抑于会议也。故"合众国人民"一语用于此处，实另

①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② Congress。——译者原注。

有一义，异乎寻常。例如纽约之民，其虽愈乎奈洼塔州[1]者甚众，而奈洼塔之票则与纽约[2]之票同。吾美之最大宪争，不过答辨吾宪法中一二语句之解释而已，吾人实不能过于慎谨以避误解也。

即在有成文宪法之国，其完全宪法皆有一部分在法庭判决、惯习及人民默契之中，更有一部分存于他种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者，如教会、家族等是也。俄国教会之权力其性质实属于宪法的，而吾美政党，植基于吾之政治组织者，故影响于公民自由甚钜，卒成宪法之一部焉。

吾美宪法，固尝规定选举合众国大总统之途矣。按之实际，由政党活动所致选举大总统惯习之变更，久已修正合众国宪法，所依然未改者文字而已，此殆近于事实之言也。

顷有一共和党国民委员会会员，论及下次共和党会议地点之决定，因述为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方法而设之种种法令，并谓各代表之所以获选，所关实在合众国或联邦各州之法命无能为役之所，在会议中，恒有此感焉。政党为自由之组织，斯不当为法律所干涉。但政党既成吾政治全构中如斯有力之一部，则令其为法所认，其行动多少当受限制，或且为得。果政党实际已成永久之政

---

① Nevada 美国西部之州。译者原注，下同。

② New York 美国东北部之州。

治制度，则早已不当谓为自由机关不受干涉，至于今日已为当于法律承认此惯习法规之时矣。苟一种社会惯习或政治惯习建立如斯其牢，则必可认为法律之成立或其消灭，此但问其于成为法律形式束制行为以前，其民苟愿为守法之公民者，当否于道德上受此惯习之束制而已矣。

输近以还，多数成文宪法所涵之规定，往往不全为属于根本法之性质者，时或并不甚重要之法令以不信任其立法者之故，而亦入于宪法之中，此诚背于宪法之原理也。例如伊诺林州①宪法规定，不经总投票不能通过普通银行法。盖该州会经一度极大之慌恐，人民于此受银行政策之害甚重，痛创之后，急不暇择，逐以此规定列入宪法。但其结果则何如者？数十年间，该州迄未能获一完善之储蓄银行法，如东部诸州多数所现行者。推其原因，则以类银行法须为全国人民所宣布，而一般人民固弗喻完善储蓄银行条例之详情，且无相当之时间与兴趣以研究之也。其有一二条例为其立法部提贡于国民之前者，亦皆遭其摈否，为其不解此事，且疑此为对于银行法加以攻击，而以不受其干涉为愈也。纽约州最后之宪法，有关于森林之规定，其性质亦与此相似。结果至苟于宪法无所修正，纽约州公有之森林，绝不能行合

① Illinois 美国北部之州。——译者原注

于学术之处理，以致数十年间，吾之森林常蒙滥用之不慎吾人惟有自责而已。

在多数宪法中有多数类似性质之例证，如关于普通财产税之规定，亦其一也。依此定，国民保有一不合学理之税制，且使之苟欲得一良制须受无益之困难，前于论述立法行政之职务时，固已言之。凡涉及租税、银行、关税问题，或具此同类性质者之详细法律，必需专门家详慎之研讨。倘宪法之修正须委之一般人民，则宪法中不当含有其性质不易受允慎商榷之制度，但吾之宪法固多含此类之规定也。

奥可拉荷马州之新宪法与加里尼民亚州及他州之宪法，亦皆有此类之规定。奥州宪法规定立法部须立一寻常学校教科书之统一制度。加州则规定教科书须由州印行由州颁布，四年内只许更改一次。夫吾教育界之著作，固未尝不可博吾人之同情，吾人固未尝不愿善良之教科书有所保证，以利通用。但此类规定见于宪法之中，适足以阻碍境象变迁之认识，故此类宪法往往拒绝最良教科书之应用于儿童。盖此为当属于普通立法之问题，其性质固不属于宪法也。

复次，更有宪法规定立法部须为州寻常学校，关于农业园艺栽培及家庭等科学之研究有所设备者。是等学问固甚重要，固当令学子研究之，但不必设此等限制于宪法之中。社会情形，生活状态时有变迁，吾人诚当应

其必要而决然易其研究之方法，或视其所规定有益进者，若以规定之于宪法，变更难矣。

总之，凡属于普通立法事项，其性质甚复杂，而为一般人民于通过之前了解不易明晰、讨论不易透澈者与必须时有变更之事项，均不宜列入宪法也。

所谓法律之属于根本者，其意恒指法律之为一般人民所易解者也。彼等可否以对人民调集军队之权与其政府，可否以无法庭特别命令得以搜索人民私宅之权与其行政官及司法官，彼等应否有立法部议员时常更迭之选举，一般人民固皆能知之，此类事项皆能无误以为通过。关于此类问题，如有致其规定于有效之必要，彼等皆能准备为之奋斗。如此之法律，将有人民为之后盾也。

法律而无人民之喻解与援助，则必不能施行。此等法律，可谓毫无价值。不当列入法令册籍之中，尤万万不当置之宪法。

性质实属于宪法之根本法律。历数十年间只须少加变更，即能与时宜相适。人类之自由，政府组织之形式，关于选举之主要事项，政府各部最普通之职分，皆与国家根本有密切之关系，而不常变更者也。使仅以类重要根本之事入于宪法，则所获之宪法，其需修正之所必稀。宪法苟得其正范，所需变更以求适于变动之不居境象者，将泰半为法庭适当之判决所能举。独至必当根

本解决之修正，如奴制废止之类，始须有宪法上之变更。而在斯时，必民意先有变动以要求宪法之改正，而后修正案始易于施行。

今请以简赅之语终结斯篇曰：欲获一宪法而免于不智之咎，即勿使常须修正之问题杂入其中，则必须仅将最重要最根本之事物置之其中，其他屑屑琐些之事，悉宜屏之勿载。学者研究宪法，无论其所研究者为成文抑为不文，苟欲于其精神了解其宪法亦如于其文字者然，则必须不仅研究其宪法之本文、古代之法律典籍法庭之判决而已，当并及于惯习、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市民全体之组织而为法庭裁判依之而受左右，人民生活依之而受拘束者。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言治》季刊第三册
署名：李大钊

世　界　观※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吾人常求人生之理矣！人生之理，即世界观（worldviöw）也。于此世界观，虽不能尽括一切人生现象，至少亦为网罗于各人有趣意之现象之一种公分母焉。然当求此世界观时，偏执之弊，终难避免。盖吾人每为外来之各种暗唆所动即为第一难关，就令有最少数者勉强胜此障害，亦将阻于内部之暗唆，触第二暗礁以至于渝溺。吾人究不能虚心坦怀以求世界观，乃为事实之真相。无论虽何，均为个人之倾性所左右。已虽不自知，实则依其倾性各受一定方向之指导。就中最有力者，厥为吾人之气质。此气质实指导吾人世界观之深求，使吾人求适合自己气质之世界观进行不已。吾人而欲依客观的、抽象的思索作成自己之人生观者，迷妄莫甚焉。吾人固尝探求真理矣，但吾人之气质终导吾人于一种特殊之真理，以吾人于此可得熟育吾人个性中原素之适当土壤，且得辩护自己短处之具以自处也。果有绝对之真理，人类亦终弗能达，为其终不能脱于主观之制限耳。故凡

※　译摘Christensen氏《政治与群众道德》，译者原注

求世界观者，精确言之，皆不外于已与环境之间寻一调停之道而已。……

今日吾人所有之种种理论中，其最主要者为政治上之理论，乃系不可争之事实。此即观于报纸，可依其所采之政见而为类别，足以知之。此政治上之理论，包含关于他种人生现象之明瞭观念。即如保守党之报纸，关于宗教、文学及其他政治以外之问题，皆与急进党报纸异其意见，其故则政见之对抗，即世界观之对抗表现于外者。从民主主义之进步，政治逐成现代之最高原动力，如宗教之于中世纪然。今日各人之见解，纯依政治的采色而决定，即政治上之见解，同时亦为对于关乎各人利害问题之一切人生现象之见解。要之，政治上之对抗，依然为自古以来世界观之争斗，不过易一新形式耳。其对抗固犹是也。盖此种对抗，乃发于人民性最深奥之所，即前所谓气质者。易辞言之，即发于其人之倾性，而为根于其肉体的与精神的素质之全者也。……

有一端焉为吾人所当常记于心者，即此依气质而定之二种世界观，不可互为争斗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二者同为必要，同为永存。盖全因其依气质而定之故，其相争互持者殆为保持世界之进步使之平流并进耳！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言治》季刊第三册

署名，S.C.生

国家与个人※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每家门上有国旗，到处有凯旋门。

日清的战局终结，今日是大元帅陛下从广岛凯旋日期了。

新桥车站的附近，真成了人海。老少男女，喧哗着，骂着。笑着。人像波浪腾沸的一般。“奉迎圣驾”的旗，红、紫、白、青都在五月的空中翻扬，甚有精采。爱国忠君的精神，空气里也有了。

忽然有两三辆载草的车子，想强冲人群走过去。遇见警官的一声喝叱，就止住了。

忽听背后有叨咕的声音：“什么？畜生奴？甚么这样高兴？喂喂……的闹的讨厌！畜生奴，我们车力厮们怎么呢！”我愕然而顾，顾而又愕然。

立在我背后的，想是一个路傍推车的苦力。头发胡子乱蓬蓬的长着；老黄纸色的脸，更带着青黑色，发出

※ 节译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译者原注

怪光，颧骨高露，可怕的两支洼眼睛，惘惘然现出如饿狼一般的凶光；像是拿抹布凑缀成的单衣，遮不住胸，结绳子作带；光着脚。

群众的里边，有一个小孩子，不提防将那正在吃着的馒头落在地下。那结绳带的男子，飞也似的抢了去，就吃完了。

小孩子怒了，众人都笑，我要哭。

更没有像饿这样可悲的！更没有像饿这样可怕的！使人吃人肉的是"饿"，使人毁城寨的也是"饿"！

忠君爱国那些话，任凭君罢！

但愿勿使陛下的赤子挨饿就是了！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言治》季刊第三册

署名：守常

哀　　音※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诸君也。曾在静悄悄的夜里听见过沿门弹唱的人的音调么？我虽不是生来担不住情的人，但是没有过听那哀音而不落泪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何缘故，每听见那哀音必觉着肠子九回。古人说过，一切微妙的音乐都能使听者悲哀。诚然不错。“外讴林”的呜咽，笛声的哀怨，琴音的萧凉，就数到琵琶、钢琴以下的乐器，若是沈心澄耳听着的时候，那一样不引起吾人的哀思来呢！泣哭的人减去苦痛，可哀的乐器，把泪来慰人。嗳呀，我是东西南北的人哪！在马关外夜泊的时候，也曾听见和潮声对咽歌声断过肠；在北越的旅况中，也曾听见追分的曲落过眼泪；月明风清的夜在四国海中，也曾听过欸乃的声；雪朝在南萨道上，也曾听过马士的歌。这等时候皆曾感动过我的心，然而没有像那一片街头的声音寸断我的肝肠的！

霜寒物音可闻于十里的夜，月色溶溶如水的夜，昼

※　摘译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译者原注

间的喧嚣变成静悄的都的夜，沈沈寂寂的中间，忽然挑起三弦一声，突然发响倏高倏低，后来音波次第延长往远处走，不知何时全消灭了。开窗--望，满地唯有月色。诸君试静下心去，听这一霎时的音，鸣奏者虽在无意中鸣奏，然在静听的我听了，那三条丝仿佛像缠绕亿万人心的纤维一样，那音的一高一低，仿佛像人的欷歔一般，仿佛合亚当以来人间的痛苦烦闷悲哀，都在此时，欲一一诉之于天。一曲人生行路难，真令我有不愿肠九回也不能了。嗳！我因此泣，不知是为甚么的泪。我是自悲呢，还是悲人的悲呢？不知，不知。但在此时感人类的烦闷、痛苦就是了。

天不令才华焕发的诗人歌尽人间的悲曲，令闾巷无名的鄙妇为人间代诉其悲于天。有言的悲不悲，我因为此哀音中有可感不可言的无数的苦、无数的血、无数的泪，所以闻之而哀。

幸恕我的谬妄。我每听见那一曲沿门弹唱的节奏，就像有罪的小孩子伏在慈母膝前哭泣，又像迷于情网的恋人追寻他的所爱飘泊四方的一样感动。每诵“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的句子，我就思想这个哀音。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言治》季刊第三册

署名：守常

附：李大钊传略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字守常，一八八九年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从小失去父母，孤苦伶仃，靠垂老的祖父抚养成人。祖父李如珍，是个读书人，虽有几十亩薄田，家境并不富裕，一心想把李大钊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

李大钊自幼勤奋好学，七岁时入私塾读书，成绩优异。一九〇五年，到永平府报考秀才。赶上科举停办，入永平府中学学习，开始接触"新学"，还读了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书，受到启发，一心要寻求救国的道路。

一九〇七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看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尤其是他敬爱的老师白雅雨因参加滦州起义而壮烈牺牲，使他深受教育。他哀叹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和国家动乱的不幸时局，对"共和"的前途怀着"隐忧"和哀痛，写下

了《隐忧篇》和《大哀篇》。但他没有消极，在探索中前进。他和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意气相投，并参加社会党，负责天津支部的工作。不久，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使他又一次受到深刻教育。在学校里，被选为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出版了《言治》月刊。当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中岛端写的鼓吹宰割中国的《支那分割之命运》时，怒不可遏，马上带领同学们把它译成中文，又写了几万字的"驳议"，痛斥帝国主义分子的谰言。

一九一三年冬，李大钊得到友人资助，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日本政府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对我国人民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袁世凯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后，他又编印《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呼吁全国人民起来继续斗争。又和林伯渠等爱国志士，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斗争。为联系讨袁事宜，一九一六年一月，回国两周。返日后不久，因国内斗争需要而毅然弃学，于五月中旬回到上海。

回国前，李大钊在一九一六年春写了论文《青春》，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不久，这篇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对我国前期新文化运动

起了重大影响。

卖国贼袁世凯死后不久，一九一六年七月，李大钊应汤化龙、孙洪伊之邀，到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他决心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他给报纸每天选一条“警语”，其中有“铁肩担道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因在报纸上写文章揭露军阀、官僚、政客的罪恶行径，得罪了为该报提供经费的政客汤化龙等人。为坚持真理，他断然辞职。又在《宪法公言》上写文章，宣传自己再造中华的理想。一九一七年一月，应章士钊之请，任《甲寅》日刊编辑，发表多篇反对军阀统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对孔教的批判尤其深刻有力。七月，张勋复辟时，避走上海。十一月返京，十二月由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到北大后，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等一起办这个作为新文化旗帜的刊物。早在日本留学时，李大钊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来北大后，更以极大热情关心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从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指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为庆祝协约国胜利的

北大演说会上，李大钊针对多数演说者的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庄严宣告，这次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不久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第一次告诉我国人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它要打破资本家旧的生产制度，并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演说和文章一同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

李大钊在北大积极参加和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社团。北京许多团体，如《国民》和《新潮》等，也请他指导和担任顾问。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它是内容新颖，形式活泼的小型政治刊物，在全国影响极大。一九一九年元旦为《每周评论》写了《新纪元》的社论，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号召世界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这次伟大运动中，起了杰出的指导作用。他写文章激励青年们投入斗争，并指导许多进步社团在运动中起骨干作用。他和陈独秀等创办的《每周评论》以特大标题报道五四运动；他为营

救被捕学生四处奔走；为挽留蔡元培校长各方呼号；还与陈独秀分头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被捕后，又积极设法营救。……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更加勤奋地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在这年写成的。针对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李大钊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展开论战，明确表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思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五四时期，李大钊周围团结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京，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外地的先进青年，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也都受过他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八月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两次来京，李大钊对他热诚帮助，使他的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李大钊应周恩来等觉悟社青年邀请，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去天津演讲并座谈。一九二〇年八月，李大钊又支持周恩来等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举行茶会，商量觉悟社、曙光社等五团体组成“改造联合”，共同奋斗。

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渐发展，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就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过建党问题。不久，陈独秀因北洋军阀的迫害而避居

上海，李大钊护送他出京。

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很多成员成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

一九二〇年七月，李大钊在北大正式担任教授职务，仍兼图书馆主任，他开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程。又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课。李大钊通过大学讲坛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革命的火种。

为了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和陈独秀书来信往。陈独秀曾写信问李大钊，未来的党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李大钊明确告诉他：叫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夏，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并作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党的北京小组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基础上也正式成立了。到十一月，继上海团组织的建立，北京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李大钊还派人去天津、唐山等地，帮助建立党团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废寝忘食地工作。他还从自己每月二百八十元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二做党的活动经费。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全面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

选为中央委员。他领导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开展党团工作。李大钊担负着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重任，亲自参与领导一九二二年十月开滦五矿大罢工。这次罢工有三万余人参加，坚持达二十天之久，影响很大。接着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李大钊对这次罢工极为关切，对阶级兄弟的牺牲，感到万分悲痛。罢工失败后，他指出：不应当只从消极方面看，更要从积极方面看。他设法对“二七”惨案后的善后工作尽最大努力去处理，并鼓励工人们振作起来，更加坚定地投入新的战斗。

李大钊对农民问题十分关心。一九二二年秋，他亲自领导了北京郊区农民抗交菜捐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后来，京东地区七县组织了农民协会，冀、豫、内蒙古等地的农民运动，也相继开展起来。他亲自去党校训练班讲农民问题，著文论述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并选送干部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李大钊对少数民族的斗争十分关怀。派人到北京蒙藏学校进行工作，在那里建团、建党，而后在内蒙古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并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在大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对军事问题也很注意。选派干部去苏联学习

军事，或去黄埔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西北军干部学校等军校去，为党培养很多军事人材。他还做了大量争取冯玉祥军队的工作。当时国民一军、二军、三军都有共产党员的活动。他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对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二年八月，在中共中央杭州西湖会议上，李大钊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建议,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帮助国民党改组。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上，李大钊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一面要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一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立了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九日，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不久，李大钊参加了廖仲恺主持的第十次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讨论改组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李大钊为北京代表，参加大会领导工作。会上，李大钊针对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党员"跨党"的攻击，发表了严正声明,并印发了《意见书》。这次会议通过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和实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党章，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当选

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一九二四年二月底，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身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责任。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在北方才建立起国民党的各级党部，逐渐开展工作。他把共产党的领导，具体贯彻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团结国民党左派，大力开展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北洋军阀十分惧怕和仇恨，于一九二四年五月间下令对李大钊等进行通缉。李大钊化装离京，避居在昌黎县五峰山中。反动军警搜查了他在北京的住所，又去乐亭故里抓人，并发“海捕文书”，密令各地捉拿。面对反动政府的迫害，李大钊毫无惧色，他说：“目前统治者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六月，李大钊奉党的命令，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化名琴华，在会上代表中共发表重要讲话。会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苏联工作了四、五个月，并参观了许多地方。十一月奉命回国，这时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大计。孙中山十二月到达北方时，段祺瑞已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冯玉祥被排挤去西山“养病”。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坚决支持孙中山，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党，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斗争。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针对段祺瑞和各地军阀政客的“善后会议”，我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代表会议。这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二百余人，代表二十多个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这次空前的盛会，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对革命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李大钊非常哀痛，领导我党在北京的组织和团组织发动三十万人参加追悼活动，散发大量《政治生活（特刊）》，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出殡那天，十余万北京市民为孙中山送丧，形成一次悲壮的反帝、反军阀大示威。队伍经过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把挂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牌子也砸毁了。

不久，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党的北方区执委会和李大钊进行了紧张的工作，迅速组织北京各阶层的反帝斗争。领导北京人民连续掀起三次游行示威的高潮，并派人去天津、唐山等地发动工人、学生投入斗争。接着，又领导反对段祺瑞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的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六年一月，党的北方区执委会和李大钊领导北京人民，三次集会声讨张作霖，二月又举行反英讨吴（佩孚）大会。张、吴军队准备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三月十二日，日舰支持张作霖的奉军，向大沽口的国民军挑衅，各帝国主义又提出“最后

通牒”，大沽口事件后，李大钊领导北京人民，掀起群众性的抗议高潮。三月十七日，他率领各学校、各团体代表一百余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

三月十八日，北京十余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帝示威大会。会后，组成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去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李大钊刚开完党的会议，就赶来加入请愿队伍。在执政府门口广场上，反动军警用排枪、用刺刀、用大刀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杀戮。李大钊临危不惧，冷静地指挥退却。头部和双手负伤，被挤倒在路边小沟里。他机警地对付追捕的敌人。脱险后当晚召开北京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布置慰问伤者、追悼死者，组织下一步的斗争。段祺瑞政府对李大钊等革命者发出通缉令，李大钊指示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斗争。三月底，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旧俄兵营内办公。

不久，奉系军阀占领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每天都有许多同志，化装前来汇报和请示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迅速增强。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形势，李大钊将一批批同志送到南方去，或送苏联学习。同志们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他严肃地说：“我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

逮捕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李大钊沉着冷静，毫无惧色。入狱后，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在所写《狱中自述》的供词中，堂堂正正地宣告："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宣传反帝和改造国家的革命主张，并愿为被捕青年承担全部责任，确是一曲气壮山河的无产阶级正气歌。

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在警察总监内秘密"宣判"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志士死刑。下午二时，李大钊等被押送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杀害。用于绞杀李大钊等革命者的，是从帝国主义国家买来的绞架。李大钊第一个昂首走上绞刑台，神态自若，从容就义。与李大钊一同牺牲的有：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女）、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

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及各界人士哀悼不已。党的机关报《向导》发表的悼念文章，称他为"最勇敢的战士"。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闻讯后痛哭失声。冯玉祥下令全军戴孝、刻碑志哀。鲁迅称颂他是革命的先驱者，他的著作是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浙寺内。一九三三年，我党通过李大钊生前友好和北京大学师生，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公葬捐款的名流学者达一百余人。四月二十

三日，大批学生、工人、市民为他送葬。送葬队伍遭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多人被捕、牺牲。但灵车仍继续前进，将灵柩安葬在香山万安公墓。我党送的刻着镰刀斧头的墓碑，随棺木一起埋在地下。直到五十年后，重修李大钊陵园时，这块镌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和记载着李大钊光辉事迹的墓碑才重见天日，供人瞻仰。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1882—1933），为人贤慧热诚，在李大钊求学时期，独自操持家务，典当挪借，支持丈夫上学。后随李大钊迁北京，共同生活至一九二七年。李大钊牺牲后，又担负抚育子女的责任。一九三三参加李大钊葬礼后，含恨病故，并葬于李大钊墓。

李大钊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著作已发现的在一百一十万字以上。解放前部分文稿由亲属编集，鲁迅作序，但未能出版。该文稿解放后出版时题名《守常文集》。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一九八四年又出版《李大钊文集》上、下卷，这是较完整的李大钊著作集。《李大钊遗文补编》则收入近年来新发现的李大钊遗著并选收了他的重要译著等。

为纪念李大钊，发扬他伟大的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夫人赵纫兰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中共中央委员会写了《李大钊烈士碑文》。当年十月二十九日，即李大钊诞生九十四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主持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松柏青翠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座落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墓前是李大钊全身汉白玉石雕像，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的题词，背面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写的碑文。园中正殿陈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缅怀李大钊的石刻题词和介绍李大钊事迹的图片、文字材料，供人们瞻仰、学习。

（姚维斗）

封面
目录
正文